

遵 照 部 頒 課 程 標 準 編 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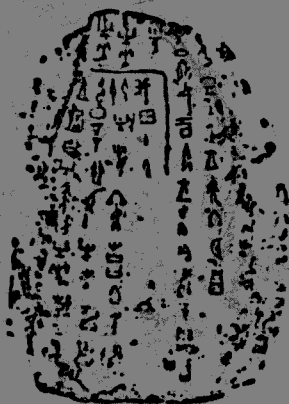
高 級 中 學

文

國

主 校 選
編 閱 注
第 者 者
冊 五

葉 汪 葉 穆
楚 懋 溯 濟
倉 祖 中 波



(文 骨 獸 土 出 墟 殷)

正 中 書 局 印 行

編選說明

- 一 本書依照教育部頒布「高中課程標準」編輯，第三學年，以學術思想爲綱。
- 二 本冊選輯記述中國上古學術思想及周秦諸子代表作品，正文凡二十八篇，附篇八，計分五組，平均支配，足供第五學期，五個學月中，誦讀及閱覽之用。
- 三 每組均自成一單元，其有可以互相印證之篇章，或作者傳記，以及論述諸家源流派別與著作者之史志圖表，則依次附入各篇各組或全冊之後，以便參考研究。
- 四 爲使讀者得有系統觀念起見，另撰「中國上古學術思想大勢表」，「周秦諸子學術思想大勢表」，附於篇首，以作全書主幹，庶幾綱舉目張，首尾得以聯貫。
- 五 每篇之後，附列題義，敘述作者學術思想源流，及本篇旨趣所在，以提示讀者之研究興趣，其有必須註釋之處，亦略加考證，附於篇末，藉省煩勞，尤便自學。
- 六 本冊爲指導讀者作系統研究起見，於全書之後，總列研究題三十條，教者應隨時加以啓示。

資深造。每篇之後，不另附習題。

七

本冊爲便於讀者明瞭學術思想源流起見，各篇作者，或選錄詳細傳記，或在各篇題義中加以說明，每篇之後，不另附作者小傳。

目次

- 一 國語・魯語上・展禽論祀爰居……………一
- 二 國語・楚語・觀射父對昭王問……………七
- 【附一甲】春秋左氏傳・楚武王侵隨……………一〇
- 【附一乙】春秋左氏傳・神降於莘……………一二
- 三 春秋左氏傳・郊子論官……………一四
- 四 易・繫辭傳下・古者包犧氏章……………一七
- 五 詩・商頌・長發……………二一
- 六 詩・魯頌・閟宮……………二八
- 七 論語・季氏篇・季氏將伐顓臾章……………三八

八 禮記·禮運·大同小康章……………四一

九 孟子·萬章問·堯舜禪讓禹傳子章……………四四

一〇 孟子·梁惠王上·齊桓晉文章……………五〇

一一 孟子·滕文公上·有爲神農之言章……………五七

一二 孟子·滕文公下·夫子好辯章……………六五

【附二】司馬遷·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六九

一三 墨子·兼愛上……………七五

一四 墨子·非攻上……………七九

一五 墨子·尙同上……………八二

一六 墨子·法儀……………八七

【附三】孫詒讓·墨子閒詁·墨子傳略……………九一

一七	荀子・天論(節)……………	一〇一
一八	荀子・性惡(節)……………	一〇六
一九	老子・道德經(節)……………	一一四
	【附四】韓非子・解老(一則)……………	一一五
二〇	老子・道德經(節)……………	一一九
	【附五】韓非子・喻老(四則)……………	一二一
二一	莊子・內篇・齊物論(節)……………	一二七
	【附六】莊子・外篇・秋水(節)……………	一三三
二二	莊子・內篇・大宗師(節)……………	一三九
二三	韓非子・五蠹(節)……………	一四二
二四	韓非子・顯學(節)……………	一五一

【附七】	司馬遷·史記·老莊申韓列傳·····	一五六
二五	莊子·天下(節)·····	一六一
二六	荀子·非十二子(節)·····	一六九
二七	淮南子·要略(節)·····	一七三
二八	史記·自序·論六家要旨·····	一七八
【附八甲】	班固·漢書·藝文志·六藝略·····	一八二
【附八乙】	班固·漢書·藝文志·諸子略·····	一九六
【附八丙】	梁任公·漢志·諸子略·各書存佚真偽表·····	二〇八
	本書研究題目·····	二一七

一 國語 魯語上

展禽論祀爰居

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

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爲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而節，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爲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扞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爲「社」。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舜勤民事而野死，鯀障洪

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絲之功，契爲司徒而民輯，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稷勤百穀而山死，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之穢，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絲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高圉大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凡「禘」「郊」「祖」「宗」「報」此五者，國之典禮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爲明質；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非是不在禮典。今海鳥至，己不知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問，非智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恆知避其災也。」

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

三筴。

【題義】

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以爲

世界任何民族，其原始宗教形態，皆起於物的崇拜。爰居避風，止於魯郊，咸文仲使國人祀之，卽援上古崇拜神靈異物之俗，而展禽譏其失政。蓋我國春秋以來之人文觀念，已超越拜物之原始宗教形態久矣。本篇所揭示之「禘」「郊」「祖」「宗」「報」五種祀典，爲我民族立國立教之精神所在，與世界其他民族之崇拜一神或多神者之宗教觀念絕異。蓋完全出於崇德報功之「人文的」「倫理的」思想，而非沿於迷信故也。天之三辰，地之五行，以及九州名山大川等天神地祇之列在祀典，固由其生殖財用溥利羣生，卽社稷宗廟之人鬼的崇奉，亦以其能發明生成，推進文化，捍衛國家，爲生民福利之所賴，非僅私其一氏一族之所自始，示民以不忘本而已。說者若以封建時代之神權政治王者「以爲受命於天，故尊祖配天以自別於羣衆釋之，則謬矣。篇中所舉「有虞氏」「夏后氏」皆古代氏族社會之存於殷周間者，不專指虞夏之王者言之。須知

三代各禘其祖之所自出，乃秦漢經生所述春秋以降之事實，如禮記祭法即本諸國語者，然非此文本意也。

【註釋】

○爰居 鳥名。爾雅，爰居，雜鷗。疏，海鳥也。廣雅亦曰延居。高八尺，常飛海面，宿於島中。○臧文仲

魯公子驅食邑於臧，其後因以爲氏。文仲，魯卿臧哀伯之孫伯氏之孫臧孫辰也。○展禽

展氏，魯大夫展無駭之後。禽名，展食邑於柳，下證曰惠，禽其字也。○越 迂也。言其迂固不知政

要。（按）越，踰也。謂其祀之踰禮，不可爲訓也。○國之大節 大節，大經也。國之大事，惟祀與戎。故

曰大節。失其經常，則國事廢壞，故政不成。○烈山氏 烈山亦曰厲山，古之氏族名。相傳以爲炎

帝之號。其子曰柱，自夏以上祀爲后稷。○共工氏 亦古氏族之一。其竊九有，常在太皞帝之

間。裔子曰勾龍，佐黃帝爲土官，卽后土也。○黃帝顓頊帝嚳 史記五帝本紀，黃帝爲少典氏之

子。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帝高陽也。帝嚳，黃帝之曾孫，玄囂之孫，驩極之子，帝高辛也。○成命

百物 成命，成物之所命，使皆得致其用也。物各有所成，則民各得所養，故曰明民共財，蓋使民明

於治生之道，物無不足也。⑤序三辰以固民。三辰謂日月星也，能序三辰者，能明三辰之所次，治歷明時以教民，致力稼穡，則民生可遂而得安也。⑥單均刑法。魯談單爲禘，謂堯能舉舜而遜以位，非也。單同殫，盡也。盡力以均刑法，則天下得其平。⑦野死。舜征有苗，死於蒼梧之野。⑧水死。冥爲契後，仕夏爲水官，奉職治河而死於水。⑨除其邪。謂放桀於南巢，使天下得反正也。⑩山死。稷勤其職，道死於黑水之山。⑪文昭去穢。文王演易，而又有文德以昭著天下；武王伐紂，勝殘去殺，以武寇亂，故曰去民之穢。⑫禘。天子祭昊天於圜丘曰禘，祭五帝於明堂曰祖宗，祭土帝於南郊曰郊，皆各以其祖配享。有虞氏在夏殷爲二王後，故有郊禘之禮。⑬郊。堯宗舜。禮記祭法，作郊禋宗堯。解之者以爲舜在則郊禋宗堯，舜崩則其子孫郊禋宗舜。⑭禘。舜而祖契。註以爲舜字當爲嚳字之誤。祭法商人禘嚳而祖契是也。按親親之誼，自周以後，宗法乃日趨於嚴密。商人禘嚳與虞氏宗堯，皆尙德也。⑮報。亦祭也。酌其功者謂之報祭。如爲日報祭是也。茲所謂報者，報功不及祖德不及宗之先民，每於歲之大烝而祭焉。⑯杵。禹之後，少康之子季杼也。能興夏室。⑰上甲微。契後，湯之先也。商之世系皆以十干爲名，蓋自微而始。其禘

上甲，所以別於太甲小甲羊甲河夏甲沃甲等。

⑤高國

后稷後，公非之子。

⑥三筮

筮同簋。

簡書也。三卿卿各一通，故謂之三筮。

一一 國語 楚語

觀射父對昭王問

○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

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聽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號，高祖之主，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禋絜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爲之『○祝』。」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

器之量，次主之度，^①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舊典者，爲之一宗。』於是乎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是謂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匱。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無有要質，民匱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爲；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沓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敘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爲司馬氏，寵神其祖，以取威于民，曰：『重實上天，梨實下地，』遭世之亂而莫之能禦也。不然，夫天地成而不變，何比之有？』

【題義】

中國上古文化社會中，「巫」「祝」「宗」「史」同爲人才之上選，三代以還尙可得其遺跡，如書所稱太戊時之巫咸，祖乙時之巫賢，皆長於治道，克又王家，聖哲聰明，自爲一時羣衆之所不及。「祝」「宗」奉祀神靈，達於人事，明於天變，與「史」官同爲當時學術之所宗。左氏所傳若神龜梓慎之流，皆其例也。其在文化社會之初期，神事人事尙無顯著之區別，九黎三苗之民神糺糺，實爲文化幼稚民族應有之現象。但細讀本籍觀射父所述古史，則吾族自顓頊以前，五官之守已各有其序，人文進化，絕非獠獠，狃狃如黎苗民族然。少皞之衰，黎族文化一度侵凌，顓頊乃命重黎分司天地，使復舊常。其後三苗躡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別其分主，是可知吾族文化精神自古卽極端注重人事。歷代宗教勢力之不足以控制人文進化，此種思想，與有力焉。春秋以來，子產有「天道遠，人道邇」之言，孔子有「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之說，皆足以代表我民族性之趨向實際。讀此文，不當僅取觀射父之善以人事解喻神話而已。

【註釋】

⊙昭王 楚平王之子，名軫。吳入楚，奔於隨，申包胥以秦師復楚，昭王始返國。⊙觀射父 楚大

夫。觀氏爲楚之世官，楚武王時有觀丁父。當魯襄昭定哀之世，又有觀從、觀起、觀瞻，射父未知何名。

⊙重黎絕地天通 周書呂刑：「乃命重黎絕地天通。」重與黎爲二人名。一爲南正，一爲北正，

鄭語謂黎爲火正，謂之祝融。韋解以重黎爲官名。戴記則以爲顓頊生老童，老童生重黎及吳回。

吳回生陸終，爲楚之先世。諸說歧異。⊙精爽不携貳 爽明也。謂其人精明專一。⊙齊肅夏正

齊，同齋，敬也。肅，謹也。衷，中也。此與中庸「齊莊中正」義同。⊙覲巫 男女對稱則男曰覲，女

曰巫。通稱則男亦曰巫。巫爲神之所降，故亦稱曰靈。⊕祝宗 祝，太祝，掌祈禱祥宗，宗伯，掌祭祀

之禮。⊖屏攝之位 韋昭註以屏爲屏風，謂攝形如要扇，二物皆所以明尊卑定祭祀之位者。

【附一甲】

春秋 左氏傳

楚武王侵隨（見桓公六年）

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

隨人使少師董成。

鬬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

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

鬬伯比曰：「以爲後圖，少師得其君。」

王毀軍而納少師。

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

公曰：「吾牲牷肥腍，粢盛豐備，何則不信？」

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癘螽也；謂其備腍咸有也。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粟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

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

【附一乙】

春秋 左氏傳

神降於莘（見莊公三十二年）

秋，七月，有神降於莘。惠王問諸內史過曰：「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

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王從之。內史過往，聞虢請命，反曰：「虢其亡矣！虢而聽於神。」

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嚭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嚭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按：壹當作暝，暝之噎，所謂天道不言是也。）「虢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

三 春秋 左氏傳

鄴子論官（見昭公十七年）

秋，○鄴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以鳥名官，何故也？」鄴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太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擊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

「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鳴鳩氏」司馬也；「鴈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鶡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

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一
仲尼聞之，見於鄒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
信。」

【題義】

此傳記中言我國古代官制之始也。黃炎其、工太皞、少皞皆上古氏族社會中，先後代興之氏族，同爲我華夏民族之所資始。或王或伯，同後世擬議之辭。或皇或帝，造說尤晚，皆不足以取信。觀於鄒子以五氏並列，而與後代之言三皇五帝互有出入者不類，即可知其說猶質直近古也。惜所謂雲紀、火紀、水紀、龍紀諸官，語焉不詳。然以鳥紀之官察之，其司分至啓閉者，皆歷正之屬，司天者也。五鳩鳩民，五雉夷民，九扈扈民，各以其屬相土宜，利器用，殖財貨，皆司民者也。似較之以天地神民類物分置五官者更爲詳備，而崇尚人事之政治功用亦日趨於切實。雖然其名猶未與事相應也。自顓頊以後，命以民事，而官司所掌益較然明白，可知其不能紀遠者，勢有所不可耳。一「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可爲學術出於王官之一證。

【註釋】

① 鄭子 鄭國名子爵。春秋左氏傳，昭公十六年齊侯伐徐，徐人行成，徐子及鄭人皆入會齊侯。

於蒲隧。鄭既修好於齊，今茲復朝於魯。② 昭子 魯大夫。魯桓公公子牙之後，叔孫穆子（名豹）

之子，叔孫堵也。③ 少皞氏 少皞，金天氏，相傳為炎帝之子，己姓之祖也。對太皞伏羲氏而言，故

曰少皞。伏羲為風姓之祖，二族在殷周之際，皆世居東方。④ 分至啓閉 玄鳥，燕也。以「春分」

來，「秋分」去。伯趙，伯勞也。以「夏至」鳴，「冬至」止。青鳥，鸛也。以「立春」鳴，「立夏」止。

丹鳥，鷺雉也。以「立秋」來，「立冬」去。故以四鳥名歷正以下分司「分」「至」「啓」「閉」各節候

之屬官。⑤ 五鳩鳩民 祝鳩，鷓鴣也。以其孝鳥，故為司徒以教民。鳩，王鳩，鷓鴣而有別，故為司馬

主法制。鳩，鵠也。鳩，平均，故為司空。平水土。爽鳩，鷹也。猛鷲，故為司寇。主盜賊。鷓鴣，鷓鴣也。春

來冬去，故為司車。鳩民者，聚民也。治民生聚，故以鳩為官名。⑥ 五雉 鷓雉，鷓雉，習雉，鷓雉，蜚雉。

⑦ 九扈 春扈鵬鵬，夏扈鷓鷓，秋扈鷓鷓，冬扈鷓鷓，行扈鷓鷓，宵扈鷓鷓，桑扈鷓鷓，春

扈鷓鷓，以九扈為九農之號，各隨其宜以教民農事。

四 易 繫辭傳下

古者包犧氏章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 離」。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 艮」。

益。「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 巽」。

嗟。」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

諸「☰乾」「☷坤」

剡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小過」。
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題義】

易繫辭傳，一稱易大傳，自昔以爲孔子作十翼，其實非也。篇中多稱「子曰」，「當亦七十字後學之體所爲。」易之爲書，以宇宙森羅萬象歸之於生生之一義。從生生之義，以認識人事之所當然而尤

着重於裁成萬物，使各得其用，以無負於生生之義。故以「開物成務」爲王者之大業。此節述古代聖王觀象制器諸端，實爲正德利用厚生之本。彼文化之創始者，每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所謂蓋取諸某者，不過疑似之辭，以爲自然所昭，後王取則，有似某象焉耳，非必因卦而始知制器也。篇中述古代帝王較之詩書所載，多包羲神農黃帝三氏，爲傳記中述古文之更備者，然尙未云其爲三皇亦爲五帝也。世愈降則述古愈遠，而造說亦愈多，可於此證之。

讀此篇文，可知古之所謂「王天下」者，惟一要則爲能開發生產文化以裕民生，包羲之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漁獵畜牧時代之哲人也。神農肇始初期農業，發明物物交易，黃帝堯舜始有衣裳之制，而舟車之利備焉。其後商之先有王亥作服牛，相土作乘馬，與鯀禹之始爲城郭溝渠，周棄之教民稼穡，同一溥利羣生，苟非造福於民，天下之民何遽歸之若水之就下也。

以上四則，俱爲有關吾國古史較早之傳說，凡述我民族之開化史者必將有取於是。

【註釋】

⊖ 離 明也，麗也，附也。離上離下，(三三)其卦中虛，有結繩而爲網罟之象。⊕ 益 益之義，損

上以益下，有自上下下之義。其卦巽上震下，(三三三)木動而利，耒耜之象也。①噬嗑 頤中有物曰噬嗑，虛以爲實之義也。其卦離上震下，(三三三)明而動，有日中爲市之象。②乾坤 乾爲天，坤爲地，天上下地，下上，天覆地載，物無不該，而剛柔之德，陰陽之氣，動靜之宜，伸順之性，變化無窮，推演不盡，甄陶萬物而莫知其方，此君后之象也。首出庶物，萬國咸寧，黃帝堯舜似之。③渙 風行水上，渙其卦巽上坎下，(二三三)有舟楫之象焉。④隨 澤中有雷，隨其卦兌上震下，(三三三)剛來而下柔，動而悅，有如服牛乘馬以利天下。柔以制動，馴畜之象焉。⑤豫 雷出地奮，豫其卦震上坤下，(三三三)順以應動，有備而無患，擊無不利之象。⑥小過 山上有雷，小過小過，上動下靜，上逆而下順，其卦震上艮下，(三三三)剛動而不可止，柞白之象也。⑦睽 上火下澤，睽，違也。由同而異，其去也愈遠。若弧之與矢然。⑧大壯 雷在天上，大壯其卦震上乾下，(三三三)象宮室之富足以蔽風雨。⑨大過 澤滅木，大過其卦兌上巽下，(三三三)強實其中而上下俱弱，如藉以白茅，覆以衰草，掩蔽之象也。⑩夬 決也，澤上於天。其卦兌上乾下，(三三三)有揚於王庭之象。

五 詩 商 頌

長發

○溶哲維簡

長發其祥。

洪水芒芒，

○禹敷下土方。

外大國是疆，

幅隕既長。

○有娥方將，

帝立子陶生簡。

○玄王桓撥，

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

率履不越，

遂視既發。

○相土烈烈，

海外有截。

④帝命不違，

至於湯齊。

湯降④不遲，

聖敬日躋。

⑤昭假遲遲，

上帝是祗。

帝命式于⑥九圍。

受⑥小球大球，

爲下國⑥綴旒。

何天之休，

⑥不競不綌，不剛不柔。

敷政優優，

百祿是遒。

受小共大共。

爲下國⑥駿龐。

⑤何天之龍，

敷奏其勇。

不震不動，

⑥不難不竦，百祿是總。

武王載旆，

有虔秉鉞。

如火烈烈，

則吳我敢邊。

⑦苞有三蘂，

莫遂莫達，九有右截。

⑧韋⑨顧既伐，

⑩昆吾夏桀。

昔在中葉，

有震且業。

允也天子，

降于卿士。

⑪實維阿衡，

實左右商王。

長發七章 一章八句。 四章，章七句。

一章九句。 一章六句。

【題義】

毛詩序，宋自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今僅存其五篇。此說先見於國語魯語。閔馬父曰，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但不云爲正考甫所作也。韓詩章句則以商頌爲美襄公之作。史記因之，遂謂「正考甫美宋襄公。故追道契，高宗，武丁，殷之所以興。」按正考甫宋大夫，事戴武宣，事見左傳，其子孔父嘉，殤公時爲大司馬，中又嗣以莊潁桓三世，正考父之不及襄公，史實甚明。此蓋史公既信韓詩之說，又誤以正考甫所校十二篇俱爲美襄公之詩，故有此失。今詩除「撻彼殷武，奮伐荆楚」一篇，似述湯之功業，似以勗勉後嗣之能距楚師而外，其他殊無頌美襄公之迹。疑韓詩史記之說均屬無根。至現存之五篇，是否正考父所作，雖無確證，然必非作於殷商盛時，則可以其詩體近雅得之。長發爲五首之一，全詩稱頌武湯，配之以阿衡，（伊尹）而追溯商代氏族之始，契之所以興，相土武功之盛，與周之稱美文武而

井及姜原后稷而有生民篤公劉經詩相同，皆宗法社會封建政治時代之產物也。

【註釋】

①濟音滂，說文，容，深，通川也。或作滂，古文作滂。故滂，訓深。毛傳云，「深知乎維商家之德」，其義本此。說文，滂，深明也。通也。古文作容。滂音當爲容音，容音者猶云明音。②禹敷下土方，敷，分也，布也。禹敷下土方，猶云「啓敷下土方」。洪水既平，降丘宅土，故曰敷，敷，治也。下土對上天而言。方，邦也。中國古代氏族部族時代，習稱曰某氏。三代以來所建邦國則稱方，如云萬方是也。詩有「攸方」，逸周書及近代殷虛文字多有伐某方之文可證。③有娥，契母之氏。契母爲有娥氏之女，淮，淮地，形訓，有娥在不周之北。高註，有娥國名是也。④生商，生商，謂生契也。詩云「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不云生甫侯申侯，與此同義。⑤玄王，玄王，契也。玄鳥所生，故曰玄王。桓桓武勇，能撥亂反治。小受大受，無不如志。⑥相土，相土，契之孫也。相土居商邱，能服牛乘馬以利天下。⑦有截，箋云，截，整齊也。相土居夏后之世，承契之業，入爲王官之伯，出長諸侯，威武之盛烈烈然，四海之外率服，截爾整齊。按箋之訓截爲治，謂其截然整齊，向無異義。揆以本詩「九有有截」句，

及殷武「有截其所」於義俱通。近人以山經有「戴民」遂以「有截」即「有戴氏」之國，地在海外，當爲相土遠征之所服待證。⑧帝命不違至于湯齊。帝命不違，卽不違帝命之倒文。此

詩總括自契及相土以下諸先王先君，謂商王之不違帝命，自契至於湯皆齊一。猶左傳云自蔀至于弊，賁無違命也。⑨不遲。遲當讀如禮義陵遲之遲，或作陵夷。謂降至于湯，德不下夷而聖敬

加進，故曰日躋。卽進也。按不遲，不遲也。言降至於湯，顯生也晚，而聖心敬事，德業且日進於高明也。⑩昭假。當代語詞，昭假猶今云表見。戴震曰精誠表見曰昭。貫通所至曰假，遲遲久貌，假讀如

格，言湯之精誠所至，久而彌篤。⑪九圍。九洲也。域有洲，皆一聲之轉。九圍亦曰九圍。⑫小球。球當作掬，與下「小共大共」共當作拱，義同，廣雅釋詁，拱，掬，法也。蓋本三家詩。經義述聞云：小球大球，小共大共，皆言法制有大小之差。言小大皆可爲人取法。傳箋以球爲美玉，太鑿。⑬

綴旒。傳，綴，表旒，章也。言湯之言行可表綴於天下。⑭不競不隳。競，倜也。倜，疆也。疆則易出於

爭，隳，求也。求則易出於諂。不競不隳，相對成文，猶云不亢不卑也。⑮駿虬。駿，虬，荀子引作駿蒙，大戴引作恂蒙，駮與恂，龐與蒙，聲近相通。恂，信也。衛也。蒙，覆也。恂蒙者，猶言爲下國庇覆耳。恂

蒙猶云幃幃。

④何天之龍。

何，荷也。龍，寵也。何天之龍，猶云荷天之寵。

⑤不懟不棟。

懟，懟也。

棟，懼也。

小爾雅：面慚曰難。義與赧通。赧亦懼也。棟，說文作懟。

亦作懟。傳或借从十（心）爲之。義並。

同。

⑥苞有三蘂。

苞亦包，本也。蘂，餘也。木叢生者曰苞，草叢生者曰木，叢生之木多蘂，餘，伐之不。

盡。此蓋指夏桀與韋、顧、昆、吾互相糾結以爲固也。

⑦韋。

漢書：古今人表：韋有三：（一）夏帝癸時。

之韋，未詳其姓。湯伐滅其國。（二）大彭豕韋之韋，乃彭姓之國。南庚陽甲之時常爲商伯，至武丁時。

始滅，其後（三）御龍氏代有其國，爲劉姓，事見左傳及國語。

⑧顧。

亦作鼓，作鼗。顧與昆、吾皆己。

姓。

⑨昆吾。祝融氏之後，己姓，常爲夏伯。昆吾之墟，在今濮陽。鯀于桀，湯伐之，與夏桀同以乙卯。

日亡。⑩實維阿衡。尹與阿衡與尹皆雙聲，一語之轉。阿衡卽伊尹也。段玉裁說：此詩頌湯之德。

業，故以伊尹配之。

六 詩 魯 頌

閟宮

① 閟宮有②卣，

③ 實實④枚枚。

赫赫姜嫄，

其德不回。

上帝是依，

無災無害，彌月不遲。

是生后稷，

降之百福。

黍稷重穰，

⑤稷穉菽麥。

奄有下國，

俾民稼穡。

有稷有黍，

有稻有秬，

奄有下土，

續禹之⑥緒。

后稷之孫，

居岐之陽，

至於文武，

致天之^①屈，

無貳無^②虞，

③敦商之旅，

王曰叔父，

大啓爾宇，

實維太王。

實始剪商。

續太王之緒，

于^④牧之野。

上帝臨女，

克^⑤咸厥功。

建爾元子，俾侯于魯。

爲^⑥周室輔。

乃命魯公，

俾侯于東。

錫之山川，

土田 ① 附庸。

周公之孫，

莊公之子，

① 龍旂承祀，

六轡 ② 耳耳。

春秋匪懈，

享祀不忒，

皇皇 ③ 后帝，

皇祖后稷。

歆而載 ④ 嘗，

夏而 ⑤ 楅衡。

⑥ 白牡 ⑦ 騂剛，

犧尊將將。

⑧ 毛魚載羹，

籩豆 ⑨ 大房。

萬舞洋洋

孝孫有慶

俾爾熾而昌，

俾爾壽而臧，

保彼東方，

魯邦是常。

不虧不崩，

不震不騰，

三壽作朋，

如岡如陵。

公車千乘，

朱英綠縵，二矛重弓。

公徒三萬，

貝冑朱綬，烝徒增增。

戎狄是膺，

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

俾爾昌而熾，

俾爾壽而富，

黃髮台背，

壽考與介，試。

俾爾昌而大，

俾爾耆而艾，

萬有千歲，

眉壽無有害。

泰山岩岩，

魯邦時瞻。

奄有龜蒙，

遂荒大東，至於海邦。

淮夷來同，

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保有鳧繹，

遂荒徐宅。

至於海邦，

淮夷蠻貊，

及彼南夷，

莫不率從。

莫敢不諾，

魯侯是若。

天錫公純嘏，

居⑤常與許，

魯侯燕喜，

邦國是有，

眉壽保魯。

復周公之字。

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

既多受祉，黃髮兒齒。

④ 徂來之松，

是斷是度，

松桷有鳥，

新廟弈弈，

孔曼且碩，

⑤ 新甫之柏。

是尋是尺。

路寢孔碩。

奚斯所作。

萬民是若。

闕宮八章 二章，章十七句。 一章十二句。

一章三十八句。 二章，章八句。

二章，章十句。

〔題義〕

左傳定公四年，子魚曰：「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公族，將其類聽以法，則周公用卽命於周，是使之職貢於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倍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分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此詩追述周公魯公開國於魯，與傳相應。當時東土商奄既平，四夷未服，淮夷徐戎肆爲暴虐，周公行政七年，反政成王，乃東伐淮夷。此時淮夷之部屬，有居淮汝之間者，有居淮濟之間者，氏族則爲嬴姓或爲偃姓，或號羣舒。徐戎亦其中之一族，繁育淮汝泗汶之間，與東方別族之萊夷，九夷同爲諸夏之勁敵。說文邑部「邾」邾下邑也，魯東有邾城，徐與邾並音舒。（史記魯世家，頃公十九年，楚伐我

取徐州，徐廣曰：徐州在魯東，今薛縣。其地逼近魯東，擊柝之聲相聞，故魯爲之東郊不聞。當時淮
北之夷，勢力所及，殆兼有青沂之地，及經周公魯公屢世攘逐，淮夷勢力乃漸屏於淮南，散布今淮
揚二地，徐戎則徙居兗州以南，今淮海之疆。此詩與泮水均頌克伐淮夷之功，而恢宏壯闊過之，吾
人不僅欣賞其文章之健美而已，尤當觀其開國威儀，乃從艱難締造而來，非易事也。
以上兩詩，可以考見吾國古代由氏族社會而進於封建社會時間之史實。其所歌頌者，不外生產
文化之增進與民族膨脹力之開拓，祖德宗功，莫大乎是。

【註釋】

①闕宮 傳，闕，閉也。先妣姜姬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箋，闕，神也。姜姬神所依，故廟曰神宮。②值
清淨也。③實實 廣大貌。④枚枚 鷁密也。⑤植稗 傳，先種曰植。後種曰稗。⑥緒
事也。⑦屆 箋，屆，殛也。致天之殛，猶云致天之罰。⑧牧野 商郊曰牧野，牧亦作毋。⑨虞
傳，虞，誤也。箋，虞，度也。⑩敦 箋，敦，治也。馬瑞辰云，敦當作屯，屯，聚也。說文，磊，重聚也。義近。敦，商
之旅，猶云哀荆之旅，蓋自聚其師旅爲聚，俘虜敵之士衆亦爲聚也。⑪咸 箋，咸，同也。馬云，咸，備

也。克成厥功，猶云，克備厥功，亦即克成厥功之謂也。③附庸 附庸，自昔均以爲小國，魯之附庸，

若顓臾等，地方不足五十里，則附庸於大國。近人新解，以爲附庸者，附儲也。錫之山川田土而外，再

附之以耕稼之農奴，若左傳所謂錫魯公以殷民七族者是也。④龍旂 周禮，王建大常，諸侯建

旂，又曰交龍爲旂。覲禮，候民載龍旂。此與商頌「龍旂十乘，大禧是承」義同。⑤耳耳 馬云，耳

耳，猶爾爾也。說文，爾，麗爾，猶靡麗也。爾，文華盛貌。按耳耳，猶弭弭也。六轡弭弭，然安舒而進，無失儀

也。⑥后帝 箋，皇皇后帝，謂天也。或王以周公功大，命魯郊祭天，配之以皇祖。爾雅釋詁，皇

皇美也。后，君也。又明堂位，祀帝於郊之下，注云，帝謂蒼帝。蒼帝則太微五帝之一。太微五帝各以其

方受祀。魯居東方，故祀蒼帝，非昊天上帝也。⑦駢犧 駢，赤色，犧，純毛。周色尚赤，故郊祭用赤色

純毛之牲。凡牲色純者曰犧，犧之爲言希也。體備者曰牲，牲之爲言全也。毛色雜駁不純者曰廐。

⑧嘗 秋祭也。秋穀始登，稻粱黍稷，各以時熟獻祭，故曰嘗。⑨福衡 傳，福衡，設牛角以福之也。

箋，福衡其牛角，謂其觸抵人也。秋將嘗祭，於夏則養牲。說文，福，以木有所逼束也。衡，牛觸，則橫大木

其角。又告字注云，牛觸人，角著橫木以告人也。意同。段據徐錯本，衡牛觸則橫大木，無其角二字，以

爲衡所橫木，木乃用以閔牛觸人者，不必如告之設於角。○白牡。傳，白牡，周公牲也。駢剛，魯公

牲也。（公羊傳文）○駢剛。剛乃綱之借字，說文，綱，特也。特，牛父也。是綱與牡名異而實同。駢

剛猶云駢牡。○毛魚。傳，毛魚，豚也。周禮封人注，謂爛去其毛而魚之也。○大房。傳，大房，半

體之俎也。篋，大房，玉飾俎也。其制足間有橫，下有枅，似堂後有房然。○三壽。傳，壽，考也。孝，殺老

也。三壽猶云三考。晉姜鼎銘云，保其子孫，三壽是也。左傳，三老凍餒。杜注，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皆

八十以上。李善文選注引養生經曰，上壽百二十，中壽百年，下壽八十。○試。猶式也。通作視。廣

雅，視，比也。馬瑞辰云：「壽皆與試」者，承黃髮台背言，謂壽者相與比耳。壽相與比者，壽考者衆多。

○龜蒙。二山名。水經注，龜山在博縣北十五里，夫子有龜山操，卽此也。禹貢，蒙山，屬漢秦山郡

蒙陰縣。按龜山近魯，在今費縣西北七十里，蒙山卽在龜山之東，二山連屬長八十里。蒙山亦名東

山，曰東蒙。○大東。大東小東均東方諸國。猶今人言近東遠東也。○鳧繹。二山名。鳧山

在鄒縣西南五十里，繹山在鄒縣東南二十里，繹亦作嶧。○常許。常許二邑，魯南鄒西鄙。許卽

許田，魯朝宿之邑。常或作嘗，在許之旁。○徂徠。山名，亦名尤來山。在今山東泰安東南四十里，

○新甫。山名，亦名梁甫山。在今山東新泰安縣西，泰山之支脈也。

七 論語 季氏篇

季氏將伐顓臾章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

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

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西。蕭牆之內也。」

【題義】

論語爲孔門弟子及再傳弟子所雜記之辭，王充謂其始有百數十篇，漢初傳二十餘篇。惟「齊論」「魯論」「古論」三家篇次不同，後經張禹等相互論定爲二十篇。以雜出衆手，故書中稱謂殊不一致。（如對孔子或稱子，稱孔子，稱仲尼，其門弟子或稱名，稱字，稱子。）此篇或疑與上論不類，蓋亦所記非一之故也。篇中史實雖不見於左氏傳，然不能據左氏以否認其事，謂爲無有。蓋季氏欲伐顓臾之謀既定，而孔子止之，既不果伐，當然史家無此紀事也。篇中「不患寡而患不均」言簡意賅，不易得其真義。若以孟子釋之，則孔門「均無貧」之政策，首在於鈞井地，正經界，頒爵祿，必以制民之產使足以仰事俯畜，則有恆產者有恆心。而在位者又祿足以代其耕，內而公卿大

夫士，外而公侯伯子男，皆以其賢能自效，則野人君子，勞心勞力，各得其平矣。諸侯之兼國，大夫之并家，其心皆起於患寡患貧，故上下交征利，交相害。兼併者愈多，不均不平愈甚，則傾危之禍亦愈酷，非國家之福也。然孔孟之道不行，自春秋戰國豪強兼併以迄於秦，二千年來，生民之禍愈演愈酷，皆不均不平之所致也。儒家公天下之心，徒見諸虛文，可歎也。

【註釋】

①顯史 宓義之後，風姓之國。左傳僖二十一年，「任宿，須句，顯史，風姓也。實司太隤與有濟之祀」是也。其地近於費，爲魯之附庸國。②東蒙 山名，周之先王封顯史於此山下，使主其祭。蒙山在龜山之東，故曰東蒙。其地在費縣西北八十里。③周任 古之良史。左傳隱六年，昭五年，兩引其言，蓋古之立言不朽者也。或疑卽書般庚所稱之「西任」，未知是否。④蕭牆 鄭註，蕭之言肅也。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故謂之蕭牆。

八 禮記 禮運

大同小康章

昔者仲尼與於_①蜡賓，事畢，出遊於_②觀之上，喟然而嘆。——仲尼之嘆，蓋嘆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

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_③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_④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大人_⑤世及以爲

禮。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爲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執者去，衆以爲殃。是謂『小康』。

【題義】

此孔門之師說，傳之見於禮家言者也。其見於春秋家者，則有公羊張三世之說。升平之世，內諸夏而外夷狄；太平之世，進夷狄而儕諸夏。以近代思潮解之，內諸夏而外夷狄者，民族的大國家主義也。進夷狄而儕諸夏者，則世界的人文進化主義也。儒家此種理想，其初本極單純，惟以傳經者之立場不同而表現各自殊異。公羊家認孔子爲託古改制，故瞻顧未來，禮家認孔子爲懷古薄今，故低徊過去，而其不滿現實則一也。此文次封建社會爲「小康」，而以「大同」之世託想唐虞，亦自有其歷史的依據。蓋上古民族社會初期，土地公有制度尙未破壞，氏族羣中人人皆得以才能受羣衆之推戴，與儒家公天下之理想吻合。其後由氏族戰爭之結果，戰勝之氏族，以所得之新領土，

分封其同姓異姓之功臣，造成封建王國。「大人世及以爲禮」而「普天之下」遂一莫非王土。矣。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則兼併之興，家天下者之過也。禮家雖欲以禮制救天下之亂，然推原務本。「小康」之治，僅足以救亂於一時，必一返於「大同」之世而後可以根本弭亂。撥亂反正之功，一言以蔽之曰「務公去私」而已。論語孔子有「老安少懷」之志，此文「不獨親其親，子其子」，「老有所終，幼有所長」，卽引中其說。

【註釋】

①蜡 祭禮之一種。蜡之爲言索也。周禮，歲十二月則有蜡祭，合聚萬物而索享之。禮記郊特牲之所謂爲田報祭也。論語「鄉人儺」孔子「朝服而立於阼階」亦賓祭之義也。②觀 可以資觀之地。或曰觀，闕也，亦曰象魏，諸侯以示法于人民者。③矜 同鰥，老而無妻者。④男有分女有歸 分，職也。男有所業，女有所歸，各以其力得所養，無怨無曠。不云夫婦而言男女，猶不獨親其親子其子，蓋君臣父子夫婦之制，皆小康世之所有也。⑤世及 猶云世襲，宗法社會，大抵皆貴族政治，父子繼世以有其國家，故春秋譏世卿焉。⑥刑仁 刑同型，範也。以仁爲範，爲示民有常之所本。

九 孟子 萬章問

堯舜禪讓禹傳子章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

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如）居堯之宮，道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秦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萬章問曰：「一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啟，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啟，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啟賢能。」

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囿，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於亳。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題義】

孟子此章發揮聖人「公天下」之心，最爲透澈。堯之治天下，天下之人委而聽之治，其在當時之社會思想，固以爲天之所命。堯者舜攝，無異歸政於天。孟子以天道不言，空言天意，不免失之空虛。故進一步以人心證之。所引古泰誓天人相應之思想，乃吾國三代以來政治學上適應神權社會

最進步之學說。孟子雖非直接主張「民有」主義，然其解說天意全以民意爲依歸。此卽書所謂「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之說也。至其解釋舜禹之際，則歸之於自然運命，謂「子之賢不肖，相之歷年多少」，蓋有命焉，非人之所能爲。然繼子繼賢仍出於公意之選擇，而非一人之可得而私。至於伊尹周公之不有天下，則傅子之勢已成社會習慣，繼世以有天下者非若桀紂，殆未可廢也。仲尼有德而無位，（當時封建社會非有土地人民政事卽不能自舉）乃亦不有天下。故儒家思想，期於堯舜。然堯舜不可復生，人之若堯若舜者亦不可再得，若有堯而無舜，有舜而無堯，皆不足成治，則將奈何？孟子於此雖未及言，但別有「湯武革命聞誅一夫」之說以足之，故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所謂一者，公天下之心而已。終不敢以天下人之天下爲一己之私有也。

蓋政治之先天性，本出於羣衆公意，經一度封建社會神權政治之託天而治，（如事實上之湯武）卽有一度民心卽天心之民意政治說以糾正之。（如孟子此篇）再經一度武力統一之王權政治，認天下爲個人私有之戰利品，（如秦漢以降）卽更有一度之民有政治說以糾正之。（如黃

宗義原君）古今中外之學術思想家，均不滿羣衆中能自覺者耳，孟子亦猶是也。中國之必爲民主的國家，卽我民族固有的政治先天性之顯現作用，孟子啓之於二千年以前，中山行之於二千年以後，時代社會雖不同，其實質固一也。

【註釋】

①南河之南 南河之南，古豫州境。禹貢「逾于洛，至於南河」卽指在豫州北境之苦河。時堯都平陽，在大河之北，故以河爲南。

②中國 堯都平陽，舜都蒲阪，禹都安邑，三代皆在今山西境河汾之間，當時之中國卽限於河山一隅之地。其後夏太康仲康南徙河南，帝相居商丘，河以南遂爲有夏之居。殷人遷徙往來大河南北，至周東遷，伊洛三川之地尙爲天下宗主。彼時所云中國，蓋括諸夏而言。

③而居堯之宮 經傳釋詞，而如也。而如通用，如離婁「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與此例正同。

④秦誓 尙書篇名。今文尙書廿八篇不傳，孟子所見爲古秦誓，今僞古文襲此語。

⑤陽城 山名，漢潁川郡有陽城縣，卽以山得名。山在今河南登封縣北三十八里。

⑥箕山 嵩高之箕山也，一名許山，在陽城縣南。

⑦太丁 外丙仲壬太甲，太丁，湯之子，山之陰。

宋立而薨，外丙仲壬皆太丁弟。太甲，太丁子。④桐 地名。其地有湯之離宮在焉。後漢書梁國屬縣有桐亭，當在其地。虜城河南歸德府屬，去湯都南毫凡七十里。

一〇 孟子 梁惠王上

齊桓晉文章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已，則王乎？」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也。」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斲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黷觶，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卽不忍其黷觶，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

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因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合於王者何也？」曰：「有復于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泰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

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抑王與甲兵，危上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曰：『否！吾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涖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王曰：『若

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⑤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

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題義】

戰國之世，所向者富國強兵，人人欲以力征經營天下，而其實則皆殘民以逞。充豪強兼併者之心，久已視民衆爲其奴隸與犧牲，視善民之土地爲其一人一家之封殖。故孟子痛斥當世所謂良臣能爲人君闢土地者，爲古之民賊。此古今之大變局，爲儒家之所極力抗爭者也。孟子政治思想，首揭「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之說，提倡民本政治之復活，以糾正當世政治家之錯誤觀念。本篇即發揮孔門玉璫之辭，指斥以力服人者豈可成功，亦絕對非長治久安之策，其精神在於生

民而不在於殺民，在於以所養養其所養，而不以所養害其所以養，必以使民皆得其養，而後可謂行仁。故以制民之產足遂其生爲王政之本。所謂「德治」，所謂「仁政」，其出發點即在於推己度人之用心，蓋老有所終，幼有所長，本爲人間應有之義，老安少懷，爲仁者必然之責，而在當時祇知有己不知有人之際，惟有教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推恩之一法。以不忍於己之親與子者，推而不忍於人，以不忍於人者，推而及物，庶幾各親其親，各子其子，之後起的私利觀念，漸可反於原始的公利之本心。儒家以忠恕爲仁，於此更得其證。

【註釋】

○齊宣王 名辟疆。齊田完之後，史記田完世家，田完六世至成子常（卽田恆）常又三世至太公和，篡齊自主爲齊侯。和生桓公午，午生威王因齊，因齊生宣王辟疆。孟子正義考紀年不合，謂威王卽桓公，宣王連諡亦稱威宣，宣王當爲桓公午之子，無因齊一世待證。○胡齋 宣王左右近臣。○豈 本義爲間隙，殺牲以血塗器物之隙亦豈，則其引義也。其後又引伸凡以血祭皆謂之豈。○四股觶 恐懼貌。「踧踖」，「局促」，「躑躅」，音義均可通。又矧，死貌。義同。○愛 情

也。周書證法解，齋於賜子曰愛。④隱 側也。痛也。哀之方也。⑤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詩，小雅，巧言篇。忖，量也。⑥戚戚 心有所感，謂孟子能深知彼也。⑦百鈞 三十斤爲一鈞，百鈞爲三千斤也。⑧折枝 折，斲，折枝同肢，謂躬身以爲禮。⑨刑於寡妻三句 詩，大雅，思齊篇。刑，正也。御，用也。推也。⑩權 衡以平物，權以知重，衡任權則物得其平。今俗稱曰稱錘。⑪涖 臨也。臨中國者，言齊欲主有諸夏之居，以安撫四方爲天下主也。⑫鄙 春秋謂之邾婁，亦曰邾。邾小之國，爲魯附庸。⑬集 就也。僅也。⑭放辟 放，軌也。辟，僻也。言縱佚放蕩不軌于正。

一一 孟子 滕文公上

有爲神農之言章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

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自養也，烏得賢！」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奚冠？」曰：「冠素。」曰：「自織

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因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於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⑤九河，濬⑥濟，潔而注諸海，決⑦汝漢，排⑧淮

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

「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

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昔者孔子歿，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緝於子貢，相鬻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張、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今也南蠻、馜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履小履同賈，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

古代氏族社會，土地公有與勞動協作皆屬可能之事。許行託爲神農之言，不可謂其無本。惟自文化開展以後，治者必須專門人才，以畢生精力盡其職責，方能勝任愉快。儒家所稱之堯、舜、禹、稷、契皆其選也。諸人雖不自耕自織，然爲公衆服務，其勤勞固百倍於僅知勞力之民衆。此孟子本文強有力之主張也。許行所指斥爲當時一般從政者祇知厲民自養，雖滕君之賢亦未能免。孟子不必爲滕君解說，而但駁其「與民並耕」之不可能，此中自有分寸。孟子之意，蓋謂許行之不能不以粟易器械，猶陶冶之不能不以器械易粟。由於「術業有專攻」，彼此相賴以爲生，卽彼此相需而共適，非必相害也。所謂「大人小人之事」，亦若農夫陶冶分工合作者之所爲。其以巨履小履不可同價相喻，良以勞心勞力者體力與心力之發展各有不同，相對的所負之責任，有大有小耳。彼此同勞共治，非必願其形成治者與被治者之階級社會，此於儒家主張堯舜禪讓湯武征誅之說固可知之。然孟子祇從堯、舜、禹、稷、契諸賢方面看，以爲凡治者人人皆是堯、舜、禹、稷、契，至少是從人

人應當爲堯、舜、禹、稷、契或可以爲堯、舜、禹、稷、契方面着想，卽以堯、舜、禹、稷、契爲勞心的人物示範而立說，豈不知當時貴顯諸侯，何會有此夢想。卽後世阿附治權階級之士大夫，亦不過以孟子之言爲衣租食稅之藉口，則許行之捆屨織席，固未可厚非，而孟子以爲未知治道何也？余意以爲此章當與論語沮溺荷蓀數章合看，可見當時南北兩方賢者生活方式與其學術思想之不同。許行以力自食，恰與荷蓀丈人斥子路爲「四體不勤，五穀不分」者，有同一理想。觀於樊遲請學稼學圃，孫丑愧不耕而食，孔孟之徒未嘗不自餒，孟子傳食諸侯不以爲秦，彼自有其救濟飢溺之才能，與孔子所謂「四方之民，襁負而至」，同以天下自任，固非苟於衣食者可比。此章不爲滕君作辯護，而舉堯、舜、禹、稷、契作模範，可知正是夫子自道處。今日之知識界，上不能爲孔孟，下不能爲陶冶，而殘羹冷炙不以爲恥，誠哉其不如荷蓀、許行之能自食其力也。

得】

①爲神農之言

漢書藝文志，農家有神農二十篇，爲六國時諸子疾時之變，欲道民務本者之所

託。許行卽造說者之一。今神農之教尙見於呂覽尸子諸書。

②褐 編象爲之，一曰毛布，粗服也。

又別於衣而言，亦曰短褐，勞者服之以供役事。①捆屨。孟子注捆，猶叩柝也。織屨者欲使其堅，

故叩之。又捆，織也。屨，草屨也。②饔飧而治。饔，熟食也。餼，曰饔，夕曰飧。饔飧而治者，言身自具

食，兼治民事，不就養於民也。③舍。語辭，猶今言什麼。用於疑問語則如「如何」，用於肯定語

則如「一切」。注止也，不可通。④路。同露，羸也，困也。又路者，失其常所居止也。義亦可通。⑤

九河。禹貢「播爲九河」，毛詩正義引鄭氏注云：「河水自上至此，流盛而地平無阻，故分爲九以

衰其勢，塞焉故通利之也。九河之名，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絜，鉤，磬，高，津，齊桓公時，濬之爲一。

①濟深。二水名。禹貢沈水東流爲濟，入於河。說文「濟」作沛。「深」作濕。深，水自大伾以西

晉爲河之經流，蓋禹疏二渠之一也。②汝漢。汝水入淮，漢水入江。③淮澗。澗水入淮，淮本

入海，皆不入江，今言排淮澗而注之江者，或以爲據吳人溝通江淮以後言之。熊循正義謂淮之上

游壽春，東則有施水肥水通流，西則有芍陂宣洩，盛夏水漲則經合肥入巢湖以達於江。④放

曰。趙注謂曰當爲日，言放勳（堯號）既已命禹稷契而不自已也，則日日勞來匡而輔習及之，

使民皆有所自得，勞，享也。來，聚也。匡，範也。而，正也。輒，佐也。翼，佑也。⑤倍。同背，或作倍。叛也。⑥

任 擔也。行者之所擔荷，謂行李也。

⑤ 𪗇

伯勞也。一作鷓。

⑥ 蓰

五倍爲蓰，十倍爲什。

一一一 孟子 滕文公下

夫子好辯章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

看，驅⑤飛廉於海隅而戮之，⑥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⑦不顯哉！文王謨，不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一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⑧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①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②儼曰：「菹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爲此懼，闕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

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孟子】

孟子以楊墨之無父無君比於洪水猛獸，亂臣賊子，而以禹及周公孔子自況，以爲彼之好辯，亦如三聖之不得已。所謂不得已者，謂時事所趨不由自己也。此說初視之似嫌孟子過於仇視楊墨而自陷於一種誇大狂中，但細繹之，亦自有其當然之見解。常戰國之世，確爲一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之一種「率獸食人」的世界，在儒家之思想上，撥亂反正之功，惟有明諸賢明仁愛之君，率天下之民，鋤殘去暴，若征武伐之誅一夫，庶可以救民於水火。而楊氏則拔一毛而利天下，且不肯爲，墨氏雖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然而兼所愛兼所養，無上下尊卑大小內外之別，非人情，不可以爲治。孟子生於諸侯放恣，處士橫議之世，欲獨尊孔子之說以救濟天下，當然不能不排除異己。何況楊墨之言盈天下，其勢不可嚮邇，正與洪水猛獸同。而亂臣賊子之無父

無君，楊墨之言又易爲其假借，則孟子之攻楊墨者，非攻楊墨也，攻無父無君之亂臣賊子而已，攻邪說暴行之充塞仁義而已，攻壘獸食人，人將相食之時與世而已。凡此皆所以著孔子之道，用以達其救濟天下之心。不然邪說誣民，生心害事，則聖人之政將無所施。然則孟子與楊墨之爭，爲公天下而爭，非爲個人之見，或爲一家學派異同之見而爭也。明乎此，庶可以知古人庶可以不致於逃楊歸墨，堅持門戶之見。

【註釋】

○公都子 孟子弟子。公都，其氏也。廣韻注，楚公子食邑於都，後以爲氏，見孟子正義引。○天下之生，言自有生民以來也。○營窟 營，市居也，周匝相連。窟，鑿穴也。曲折相通。○澤水警余

此尚書逸篇之文。澤水者，水不遵道，洚洞無涯。故曰洪水，洪，大也。○菴 澤之生草者，亦作

下溼之地，草葉潦水相與浸淫，故蛇龍以爲窟穴。○奄 東方大國，黨於紂者。武庚之叛，奄實主

之。周公伐商踐奄，奄十旣平，乃命伯禽受封於魯。魯，奄地也。奄，亦作蓋，故商奄亦稱商蓋。今山東 兗

州 曲阜縣東二里有奄城，亦曰奄里，或稱奄中，卽其地也。○飛廉 史記 秦本紀，蜚廉生惡來，惡

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

⑧滅國五十

逸周書世俘篇「武王既克殷，狩禽鹿

二十有二，犀十有二，熊羆薙塵等若干，遂征四方，凡愍國九十有九，馘俘若干，凡服國六百五十有

二。」愍，蓋膺懲之也。宥其半，滅其半。熊羆之族，皆其國也。

⑨不顯六句

周書逸篇之文。言文王

大明王道，武王克繼前業，謀成功就，均足以佑啓後人，使率於正而無斯須之憾。

⑩春秋天子之

事 春秋褒貶予奪，立一王之法，故曰天子之事。

⑪楊朱墨翟

楊氏名朱，一曰子居，著述不傳。

今列子有楊朱籍，尙可見其學說思想之一斑。墨子名翟，其書尙存。

⑫諛 妄言也。諛行，邪行也。

【附二】

司馬遷 史記

孟子荀卿列傳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孟軻，鄒人也，受業于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闕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彊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都）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鄒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爲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

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尙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闕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機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攷而原也；先列中

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一都、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矚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撤席、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遊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

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柄欲內圜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

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

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陳說慕晏嬰之爲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爲務。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爲言邪？何故哉？」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

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一後淳于髡見，壹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

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

騶奭者，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一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一於是齊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一爲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

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

最爲老師。齊尙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

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

李斯嘗爲弟子，已而相秦。

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讖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

而趙亦有公孫龍爲堅白同異之辯，劇子之言，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長廬，阿之吁子焉。

自如孟子至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

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一三 墨子

兼愛上

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焉（乃）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譬之如醫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乃）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則弗能攻。治亂者何獨不然！必知亂之所自起，焉（乃）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弗能治。

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常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父自愛也，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

愛也，不愛弟，故虧弟而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愛。

雖至天下之爲盜賊者，亦然。盜愛其室，不愛其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此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亦然。大夫各愛其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家；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天下之亂物，具此而已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愛。

若使天下兼相愛，愛人若愛其身，猶有不孝者乎？視父兄與君若其身，惡施不孝，猶有不慈者乎？視子弟與臣若其身，惡施不慈，故不孝不慈亡有。猶有盜賊乎？視人之室若其室，誰竊？視人身若其身，誰賊？故盜賊亡有。猶有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乎？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國若其國，誰攻？故大夫之相亂家，

諸侯之相攻國者亡有，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

故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惡得不禁惡而勸愛！故天下兼相愛則治，交相惡則亂。故墨子曰：「不可以不勸愛人」者此也。

【題義】

墨子，姓墨，名翟，魯人，或云宋人。生於周敬王二十年與三十年（公元前五百年至四百九十年）之間，卒於周威烈王元年與十年（公元前四二五至四一六年）之間。曾爲宋之大夫。漢志墨子七十一篇，今存五十三篇，爲墨家之祖。其學以「兼愛」爲本，因「兼愛」故「非攻」。所謂兼者，視人由己，與儒家之推己及人者有別。其言兼愛也，常曰：「兼相愛，交相利。」蓋以羣爲生活之本體，而以己爲羣之效用者。故其言利，乃天下之公利而非一己之私利，即儒家之所謂義也。其主張「節用」「節葬」「非樂」「非命」「尙同」「尙賢」亦由於兼愛交利之故。而又推原

「天志」「明鬼」以宗教之精神，達此兼愛之目的。書凡上中下三篇，茲錄其一。

【註釋】

- ① 焉 墨子書凡「焉」字皆用如「乃」，一具詳王引之經傳釋詞。 ② 當 讀如嘗，同聲假借。
- ③ 亂物 物猶事也。亂物猶云亂事。言天下亂事畢盡於此矣。 ④ 子墨子 子，男子通稱。某子，猶今人之稱某先生。上子字則弟子用以尊本師之稱。

一四 墨子

非攻上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竊其桃李。衆聞，則非之；上爲政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雞豚者，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其」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入人欄廐取人馬牛者，其「不仁」義又甚攘人犬豕雞豚。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殺不辜人，「也」地其衣裘，取戈劍者，其不義又甚入人欄廐取人馬牛。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矣，罪益厚。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爲不義」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

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說往，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矣。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爲不義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因情不知其不義也，故書其言以遺後世。若知其不義也，^⑤夫奚說書其不義以遺後世哉！

今有人於此，少見黑，曰黑；多見黑，曰白；則必以此人爲不知白黑之辨矣。少嘗苦，曰苦；多嘗苦，曰甘；則必以此人爲不知甘苦之辨矣。……今小爲非，則知而非之；大爲非，攻國，則不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辨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辨義與不義之亂也。

【題義】

墨子非攻與作弭兵非戰論者不同。弭兵之議，先倡於春秋宋向戌之主晉楚弭兵，雖原於自救而無以止兩強之不相攻。墨子仕於宋，乃進一步以善守禦爲緩戰，爲非攻之實際的應用，此與宋

之楚僅尙辭說者爲有間矣。本篇以嚴密的論證，證明「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之不道，可謂持論最堅，立論無破。

【註釋】

- ①園圃 園所以樹果，圃所以種菜。此乃通言之。 ②「苟虧人愈多」 依下文校應補此句。
- ③不仁義 「仁」字因下文故，衍，應去。 ④拖 卽拖字。亦作拖。拖，曳也。上「也」字因拖而衍。
- 應去。 ⑤大爲不義攻國 不義二字依下文校補。 ⑥情 與誠通用。 ⑦夫奚說 言將何辭以自解也。

一五 墨子

尙同上

子墨子言曰：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正長）之時，蓋其語曰：「天下之人異義。是以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其人茲衆，其所謂義者亦⊖茲衆。是以人是其義，以非人之義，故交相非也。」

是以內者父子兄弟作怨惡，離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藥相虧害；至有餘力不能以相勞；⊖腐朽餘財，不以相分；隱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亂，若禽獸然。

夫明⊗虐天下之所以亂者，生於無⊗政長，是故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為未足，又選擇天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為三公。天子三公

既以立，以天下爲博大，遠國異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辨，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畫分萬國，立諸侯國君。諸侯國君既已立，以其力爲未足，又選擇其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爲正長。正長既已具，天子發政與天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過，則規諫之；下有善，則因傍薦之。」上同而不下比者，此上之所賞而下之所譽也。意若聞善而不善，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弗能是；上之所非，弗能非。上有過，弗規諫；下有善，弗因傍薦。下比不能上同者，此上之所罰而百姓所毀也。上以此爲賞罰，甚明察以審信。

是故里長者，里之仁人也。里長發政里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必以告其鄉長。鄉長之所是，必皆是之；鄉長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鄉長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鄉長之善行。」則鄉何說以亂哉？察鄉之所（以）治者何也？鄉長唯能壹同鄉之義，是以鄉治也。

鄉長者，鄉之仁人也。鄉長發政，鄉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者，必以告國君。國君之所是，必皆是之；國君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國君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國君之善行。」則國何說以亂哉？察國之所以治者何也？國君唯能壹同國之義，是以國治也。

國君者，國之仁人也。國君發政，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必以告天子。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天子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天子之善行。」則天下何說以亂哉？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也。

天下之百姓皆上同於天子，而不上同於天，則（⊕）天「菑猶未去也。今若大飄風苦雨，（⊖）溱溱而至者，此天之所以罰百姓之不上同於天者也。

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聖王爲五刑，（⊖）請以治其民。譬若絲縷之有紀，罔罟

之有綱，所「以」連收天下之百姓不尙同其上者也。

【題義】

墨子之尙同，其目的在一同天下之義，以禁天下之交相非，怨惡離散而不能相和合，其形態雖近於極端專制，然主張選擇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爲天子，三公、諸侯、正長，則慕天子諸侯三公正長，必合於天下之公義可知也。惟如何選擇，由誰選擇，則未明言。推墨子之意，此足以尙同天下之賢者，必爲天下之仁人，上爲天之所建，下爲民之所歸，故能一同天下之義。猶恐其未合也，必須上同於天爲最後之標準，此天志、法儀等篇之所由起也。

【註釋】

① 刑政 據中篇文當校作正長，天下之人異義句同。 ② 茲衆 茲同滋，益也。 ③ 虧朽 朽同
朽，說文云，朽，腐也。 ④ 廡 同乎。說文，廡，哮廡也。此借爲乎字。 ⑤ 政長 據下文當校作正長，選
下當補擇字，意可通故未補校。此政長通指天子諸侯言之。與里之正長不同。 ⑥ 傍薦 傍，普也。
徧也。一曰，傍，訪也。傍薦者訪而薦之。兩義均可通。 ⑦ 天菑 依中篇當補天字，菑同災。 ⑧ 濼濼

詩，「室家濔濔，」毛傳云，濔濔，衆也。盛也。與臻秦義通。
④請以治其民 請與誠通，言爲五刑，
誠以治其民也。

一六 墨子

法儀

子墨子曰：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無法儀而其事能成者，無有也。雖至士之爲將相者，皆有法；雖至百工從事者，亦皆有法。百工爲方以矩，爲圓以規，直以繩，正以縣。無巧工，不巧工，皆以此。⑤（四）者爲法。巧者能中之，不巧者雖不能中，⑥放依以從事，猶逾已。故百工從事皆有法度。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國，而無法度，此不若百工辯也。

然則奚以爲治法而可？④當皆法其父母，奚若？天下之爲父母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當皆法其學，奚若？天下之爲學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學，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當皆法其君，奚

若天下之爲君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故父母、學、君三者，莫可以爲治法。

然則奚以爲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天之行，廣而無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聖王法之。旣以天爲法，動作有爲必度於天；天之所欲，則爲之；天所不欲，則止。然則天何欲何惡者也？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以其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今天下無大小國，皆天之邑也；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此以莫不兩（物）一（物）：駕牛羊，豢大豬，絜爲酒禮粢盛，以敬事天。此不爲兼而有之兼而食之邪？天苟兼而有食之，夫奚說以不欲人之相愛相利也？故曰：愛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

曰：殺不辜者，得不祥焉。夫奚語人爲其相殺而天與禍乎？是以知天欲人相愛相利，而不欲人相惡相賊也。昔之聖王禹、湯、文、武，兼愛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故天福之，使立爲天子。天下諸侯皆由賓事之。暴王桀、紂、幽、厲，兼惡天下之百姓，率以詬天侮鬼，其賊人多，故天禍之，使遂失其國家，身死爲僂於天下。後世子孫毀之，至今不息。故爲不善以得禍者，桀、紂、幽、厲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禹、湯、文、武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有矣！惡人賊人以得禍者亦有矣！

【題義】

法義一首，在墨子書，次於親士，修身，所染，七患，辭過，三辯等七篇之中，各自成篇，與尚賢、尚同、兼愛、非攻、節用、節葬、天志、明鬼、非樂、非命等十日均各有上中下三篇者不同。蓋兼愛、非攻等十目爲墨學主要所在，其成書當係墨家初期著述。親士等七篇，則雜出後人集錄，前三篇疑屬託，非純粹墨家言。惟法儀以下四篇，頗能提綱掣領，著明墨學概要。法儀一首與天志互相發明，爲墨家根本

精神所關，尤不可不讀。

當時社會，去三代未遠，尙未完全脫離神權思想，敬天之威，無敢逸豫，爲上下同然之心理，墨子尊天明鬼，尤富有宗教精神。此篇言惟天爲至仁，故以天爲足法。天之生萬物也，莫不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以是知天之欲人之兼愛兼利也。人能兼相愛交相利，斯爲順天，不兼愛兼利，則爲違天，吉凶禍福之辨，皎然甚明，此純粹以宗教觀念作其哲學基礎，與今之基督教固無異也。

【註釋】

① 法儀 法式也。儀，度也。管子，法度者，萬民之儀表也。義與此同。② 五者爲法 爲方以矩，爲圓

以規，直以繩，正以縣（同懸）五當作四。孫詒讓據攷工記謂當有「平以水」一句，方足五者之

數。③ 放依以從事 放同倣，謂依倣規矩以從事，猶可不失軌度，勝於以己意爲之也。④ 當

當讀如儻。假設之辭。下一「當皆法其學」句同。⑤ 糶 亦作芻，飯牛與羊以芻爲之。與糞養義同，

此當作芻牛羊。⑥ 酒禮 黍盛 酒禮，當作酒醴，醴，甜酒也。說文，黍，稷也。黍，稻餅也。黍盛之黍當作

盛。所以祭也。⑦ 賓事 賓，敬也。賓事，敬事也。

【附三】 孫詒讓 墨子閒話

墨子傳略

墨子，名翟，姓墨氏，魯人，或曰宋人。蓋生於周定王時。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其學務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汜愛兼利而非鬪，好學而博，不異。又曰：「兼愛，」「尚賢，」「右鬼，」「非命。」以爲儒者禮煩擾而不悅，厚葬靡財而貧民，久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其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如此！」故使學者以裘褐爲衣，以跣屣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

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亦道堯舜，又善守禦，爲世顯學，徒屬子弟充滿天下。

其居魯也，魯君謂之曰：「吾恐齊之攻我也，可救乎？」墨子曰：「可。昔者三代之聖王禹、湯、文、武，百里之諸侯也，說忠行義，取天下。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讎怨行暴，失天下。吾願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愛利百姓，厚爲皮幣，卑辭令，亟徧禮四鄰諸侯，毆國而以事齊，患可救也；非此，願無可爲者。」魯君謂墨子曰：「我有二子，一人者好學，一人者好分人財，孰以爲太子而可？」墨子曰：「未可知也。或所爲賞譽爲是也。鈞者之恭，非爲魚賜也。餌鼠以蟲，非愛之也。吾願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觀焉。」

楚人常與越人舟戰於江。楚惠王時，公輸般自魯南游楚焉，始爲舟戰之器，作爲鈞拒之備。楚人因此得勢，亟敗越人。公輸子善其巧，以語墨子。

曰：「我舟戰有鉤拒，不知子之義亦有鉤拒乎？」墨子曰：「我義之鉤拒，賢於子舟戰之鉤拒。我鉤拒，鉤之以愛，拒之以恭，弗鉤以愛則不親，弗拒以恭則速狎，狎而不親則速離。故交相愛，交相恭，猶若相利也。今子鉤而止人，人亦鉤而止子；子拒而距人，人亦拒而距子。交相鉤，交相拒，猶若相害也。故我義之鉤拒，賢於子舟戰之鉤拒。」公輸般爲楚造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起於魯，行十日十夜而至郢，見公輸般。公輸般曰：「夫子何命焉爲？」墨子曰：「北方有侮臣，願藉子殺之。」公輸般不說。墨子曰：「請獻十金。」公輸般曰：「吾義固不殺人。」墨子起，再拜曰：「請說之。吾從北方聞子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荆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之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強義。不殺少而殺衆，不可謂知類。」公輸般服。墨子曰：「然，胡不已。」

乎？公輸般曰：「不可！吾既已言之王矣。」墨子曰：「胡不見我於王？」公輸般曰：「諾。」墨子見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隣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王曰：「必爲竊疾矣。」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之地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輿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滿之；江漢之魚鼈鼃鼉爲天下富。宋所爲無雉彘鮒魚者也，此猶梁肉之與糟糠也。荆有長松，文梓，榱，楫，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王吏之攻宋也，爲與此同類。」王曰：「善哉！雖然，公輸般爲我爲雲梯，必取宋。」於是見公輸般。墨子解帶爲城，以襟爲械。公輸般九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距之。公輸般之攻械盡，墨子守圉有餘。公輸般誑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

殺臣，宋莫能守，乃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矣。」公輸子謂墨子曰：「吾未得見子之時，我欲得宋。自我得見子之後，予我宋而不義，我不爲。」墨子曰：「翟之未得見子之時也，子欲得宋。自翟得見子之後，予子宋而不義，子弗爲，是我予子宋也。子務爲義，翟又將予子天下。」楚惠王五十年，墨子至郢，獻書惠王。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寡人雖不得天下，而樂養賢人。」墨子辭曰：「翟聞賢人進，道不行，不受其賞，義不聽，不處其朝。今書未用，請遂行矣。」將辭王而歸。王使穆賀以老辭。穆賀見墨子，墨子說穆賀。穆賀大說，謂墨子曰：「子之言則誠善矣，而君王天下之大王也，毋乃曰賤人之所爲而不用乎？」墨子曰：「唯其可行。譬若藥然，一草之本，天子食之以順其疾，豈曰一草之本而不食哉！今農夫入其稅於大人，大

人爲酒醴粢盛，以祭上帝鬼神，豈曰賤人之所爲而不享哉！故雖賤人也，上比之農，下比之藥，曾不若一草之本乎！魯陽文君言於王曰：「墨子，北方賢聖人。君王不見，又不爲禮，毋乃失士！」乃使文君追墨子，以書社五里，封之，不受而去。

嘗游弟子公尙過於越，公尙過說越王，越王大悅，謂公尙過曰：「先生苟尙使墨子至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墨子。」公尙過許諾，遂爲公尙過束車五十乘，以迎墨子於魯。曰：「吾以夫子之道說越王，越王大悅，謂過曰：『苟能使墨子至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墨子曰：「子之觀越王也，能聽吾言而用吾道乎？」公尙過曰：「殆未能也。」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雖子亦不知翟之意。越王將聽吾言，用吾道，則翟將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自比於羣臣，奚能以

封爲哉？抑越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吾往焉，則是我以義糶也。鈞之糶，亦於中國耳，何必於越哉？」後又游楚，謂魯陽文君曰：「大國之攻小國，譬猶童子之爲馬也。童子之爲馬，足用而勞。今大國之攻小國也，攻者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守爲事。攻人者亦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攻爲事，故大國之攻小國也，譬猶童子之爲馬也。」又謂魯陽文君曰：「今有一人於此，羊牛芻豢，雍人但割而和之，食之不可勝食也，見人之作餅，則還然竊之，曰：『舍余食。』不知明安不足乎？其有竊疾乎？」魯陽文君曰：「有竊疾也。」墨子曰：「楚四竟之田曠蕪，而不可勝辟；呼嘯數千，不可勝入；見宋鄭之間邑，則還然竊之。此與彼異乎？」魯陽文君曰：「是猶彼也，實有竊疾也。」魯陽文君將攻鄭，墨子聞而止之，謂文君曰：「今使魯四竟之內，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殺其人民，取其牛馬狗豕布帛米粟貨財，則何

若？」文君曰：「魯四竟之內，皆寡人之臣也。今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奪之貨財，則寡人必將厚罰之。」墨子曰：「夫天之兼有天下也，亦猶君之有四竟之內也。今舉兵將以攻鄭，天誅其不至乎？」文君曰：「先生何止吾攻鄭也！我攻鄭，順於天之志。鄭人三世殺其父，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我將助天誅也。」墨子曰：「鄭人三世殺其父，而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天誅足矣。今又舉兵將以攻鄭，曰：『吾攻鄭也，順於天之志。』譬有人於此，其子強梁不材，故其父笞之；其鄰家父舉木而擊之，曰：『吾擊之也，順於其父之志。』則豈不悖哉！」

宋昭公時，嘗爲大夫。嘗南遊使於衛，謂公良桓子曰：「衛，小國也，處於齊晉之間，猶貧家之處於富家之間也。貧家而學富家衣食多用，則速亡必矣。今簡子之家，飾車數百乘，馬食菽粟者數百匹，婦人衣文繡者數百人。吾

取飾車食馬之費與繡衣之財以畜士，必十人有餘。若有患難，則使數百人處於前，數百人處於後，與婦人數百人處前後，孰安？吾以爲不若畜士之安也。昭公末年，司城自喜專政劫君，而囚墨子。老而至齊，見太王田和曰：「今有刀於此，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可謂利乎？」太王曰：「利。」墨子曰：「多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可謂利乎？」太王曰：「利。」墨子曰：「刀則利矣，孰將受其不祥？」太王曰：「刀受其利，試者受其不祥。」墨子曰：「并國覆軍，弑殺百姓，孰將受其不祥？」太王俯仰而思之，曰：「我受其不祥。」齊將伐魯，墨子謂齊將項子牛曰：「伐魯，齊之大過也。昔者吳王東伐越，棲諸會稽，西伐楚，葆昭王於隨，北伐齊，取國子以歸於吳，諸侯報其讎，百姓苦其勞而弗爲用；是以國爲虛戾，身爲刑戮也。昔者智伯伐范氏與中行氏，兼三晉之地，諸侯報其讎，百姓苦其勞而弗用；是以國爲虛戾，身爲刑戮是也。故大國之攻

小國也，是交相賊也，過必反於國。」

卒，蓋在周安王末年，當八九十歲。

所著書，漢劉向校錄之爲七十一篇。

一七 荀子

天論(節)

○天行有常，不爲堯存，不爲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疆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故水旱不能使之飢，寒暑不能使之疾，祲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養略而動罕，則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則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飢，寒暑未薄而疾，祲怪未至而凶。受時與治世同，而殃禍與治世異，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

不爲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謂天職。如是者，雖深，其人不加慮焉。雖大，不加能焉。雖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謂不與天爭職。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

之謂自能參，舍其所以參而顧其所參，則惑矣！列星隨旋，日月遞炤，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功；唯聖人爲不求知天。天職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惡喜怒哀樂，○臧焉，夫是之謂天情；耳目鼻口形能，皆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財非其類以養其類，夫是之謂天養；順其類者謂之福，逆其類者謂之禍，夫是之謂天政；暗其天君，亂其天官，棄其天養，逆其天政，背其天情，以喪天功，夫是之謂天凶。聖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備其天養，順其天政，養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則知其所爲，知其所不爲矣，則天地官而萬物役矣。其行○曲治，其養曲適，其生不傷，夫是之謂知天。故大巧在所不爲，大智在所不慮。所志於天者，已其見象之可以一期者矣；所志於地者，已其見宜之可以息者矣；所志於四時者，已其見數之可以

事者矣；所志於陰陽者，已其見知之可以治者矣；官人守天而自爲守道也。

治亂，天邪？曰：日月星辰、瑞曆，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天也。時邪？曰：繁啟蕃長於春夏，畜積收藏於秋冬，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時也。地邪？曰：得地則生，失地則死，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地也。詩曰：⑤「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謂也。

天不爲人之惡寒也，輟冬；地不爲人之惡遼遠也，輟廣；君子不爲小人之④
匆匆也，輟行。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數矣，君子有常體矣。君子道其常，而小人計其
功。詩曰：「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謂也。

楚王後車千乘，非知也；君子啜菽飲水，非愚也。是⑥節然也。若夫心意修，德
行厚，知慮明，生於今而志乎古，則是其在我者也，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
在天者；小人錯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

以日進也。小人錯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退也。故君子之所以日進，與小人之所以日退，一也。君子小人之所以相懸者，在此耳……

大天而思之，孰與白物畜而制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與騁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與理物而勿失之也？願於物之所以生，孰與有物之所以成？故錯人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

……

【題義】

儒家，自孔孟以降，皆篤信天與命，凡理之所當然，爲人事之所應盡者，皆歸諸天；人事已盡而不可期者，皆歸諸命。此種態度，本意在充量責重人事而不必期其成功。但因襲既久，怠者或以天不可違，命不可易自安。故墨子雖尊天而獨非命。荀子乃更矯其弊，天論一篇，即極力發揮其天人分職之意，且更趨重以人事宰制天然，此較君子居易俟命之旨爲更進，說者比之於培根

天主義，要亦相近。

荀子書，漢書藝文志凡三十二篇，今分爲二十卷，事實見史記孟荀列傳。

【註釋】

①天行 天道運行，若四時之序。②修道而不貳 王念孫校作循道而不貳。③能參 參，三也。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能順天之時，因地之利，開物成務，以有其治，是可與參天地之化育矣。

④臧 同藏。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喜怒哀樂之未發，中情雖未嘗流露，而天性自在。

⑤財非其類 財同裁，制也。裁非其類，以養其類，若人之藝木麻菽麥稷黍稻粱，豢牛羊雞豚犬豕，以爲生人之具是也。⑥曲治曲適 曲，盡也。曲盡其治，則行無不遂，曲盡其養，則生無不適。

⑦天作高山四句 詩周頌天作之辭。荒，治也。康，定也。⑧匈匈 同詢詢，亦作嚶嚶，喧嘩之聲。⑨何恤人之言 逸詩之辭。⑩節 操也。節，適所遇也。節然，言操守之所應然。⑪物畜 以物畜之，觀天如物，不必故以爲尊。

一八 荀子

性惡(節)

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

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亂，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故枸木必將待○櫟栝烝矯然後直，鈍金必將待礪厲然後利，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今人無師治則偏險而不正，無禮義則悖亂而不治。古者聖王以人之性惡，以爲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是

以爲之起禮義，制法度，以矯飾人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而導之也。始皆出於治，合於道者也。今之人，化師法，積文學，道禮義者，爲君子。縱性情，安恣睢，而違禮義者，爲小人。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

孟子曰：「人之學者，其性善。」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僞」之分者也。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是「性」，「僞」之分也。今人之性，目可以見，耳可以聽。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目明而耳聰，不可學，明矣。

孟子曰：「今人之性善，將皆失喪其性故也。」曰：若是則過矣。今人之性，生而離其朴，離其資，必失而喪之。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所謂性善者，不

離其朴而美之，不離其資而利之也。使夫資朴之於美，心意之於善，若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故曰目明而耳聰也。今人之性，飢而欲飽，寒而欲煖，勞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今人飢，見長而不敢先食者，將有所讓也；勞而不敢求息者，將有所代也。夫子之讓乎父，弟之讓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此二行者，皆反於性而悖於情也。然而孝子之道，禮義之文理也。故順情性，則不辭讓矣。辭讓，則悖於情性矣。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

問者曰：一人之性惡，則禮義惡生？一應之曰：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故陶人埴埴而爲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故工人斲木而成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聖人積思慮，以生禮義而起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生於聖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若夫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佚，是皆生於人之情

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後生之者也。夫感而不能然，必且待事而後然者，謂之生於「僞」。是「性」「僞」之所生，其不同之徵也。故聖人化「性」而起「僞」，僞起而生禮義，禮義生而制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聖人之所生也。故聖人之所以同於衆，其不異於衆者，「性」也；所以異而過衆者，「僞」也。夫好利而欲得者，此人之情性也。假之人有弟兄資財而分者，且順情性好利而欲得，若是則相拂奪矣；且化禮義之文理，若是則讓乎國人矣。故順情性，則弟兄爭矣；化禮義，則讓乎國人矣。凡人之欲爲善者，爲性惡也。夫薄願厚，惡願美，狹願廣，貧願富，賤願貴，苟無之中者，必求於外；故富而不願財，貴而不願執，苟有之中者，必不及於外。用此觀之，人之欲爲善者，爲性惡也。今人之性，固無禮義，故彊學而求有之也。性不知禮義，故思慮而求之也。然則生而已，則人無禮義，不知禮義。人無禮義，則亂，不知禮義，則悖。然則生而已，則悖亂在己。用此觀之，人之性惡明矣。其善

者僞也。

孟子曰：「人之性善。」曰：是不然！凡古今天下之所謂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謂惡者，偏險悖亂也。是善惡之分也已。今誠以人之性固正理平治邪，則有惡用聖王，惡用禮義矣哉？雖有聖王禮義，將曷加於正理平治也哉？今不然，人之性惡，故古者聖人以人之性惡，以爲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故爲之立君上之執，以臨之，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使天下皆出於治，合於善也。是聖王之治，而禮義之化也。今當試去君上之執，無禮義之化，去法正之治，無刑罰之禁，倚而觀天下民人之相與也；若是則夫彊者害弱而奪之，衆者暴寡而譁之，天下之悖亂而相亡，不待頃矣。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故善言古者必有節於今，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凡論者貴其有辨合，有符驗，故坐而言之，起而可設，張而可施行。今孟子曰：「人之性善，」無辨合符驗，坐而言之，

起而不可設張而不可施行，豈不過甚矣哉！故性善則去聖王，息禮義矣；性惡則與聖王，貴禮義矣。槩栝之生，爲柶木也；繩墨之起，爲不直也。立君上，明禮義，爲性惡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

直木不待槩栝而直者，其性直也。柶木必將待槩栝，烝矯然後直者，以其性不直也。今人之性惡，必將待聖王之治，禮義之化，然後皆出於治，合於善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

【題義】

荀子性惡說與孟子性善說主張相反，其原蓋由於對天道觀念之不同。儒家自孔孟以來，雖注重人事，然尙未出三代崇拜自然之傳統思想，動以天道爲人事之軌範。荀子出，始否認天然，而極端趨重人爲。故孟子道性善，以爲盡才在所養；而荀子言性惡，以爲爲學在所積。養重操持，功求自得；積重漸染，功期共化；雖方法取徑不同，然其爲善之目的固一也。試表列兩家論性不同之點如左：

孟荀論性之比較

推		旨			名
所	見	所	論	立	
可使也。	聖可積而致，然而皆不可積者，可以而不可積也。	人之欲爲善者，爲性惡也。	聖人知人之性惡，故起僞以化性，禮義法度者，生於聖人之僞。	若從人之性，必出於爭奪暴亂。	荀子性惡說
能盡其才者也。	聖人與我同類者，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	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堯舜與人同耳。	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操則存，舍則亡。	孟子性善說
			於治，得於正。	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後可歸於治，得於正。	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
				好利疾惡，耳目聲色之好，生則已然。	
				惻隱恭敬是非辭讓羞惡之心，人皆有之。	性善。
				擴而充之，若火然泉達。	

【註釋】

論		持
法	所	雖不能爲禹，無害其可以爲禹。
「體」而已矣！「廢」而已矣！	所見者忠信敬讓之行。 身日進於禮義，而不自知者，「廢」使然也。	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
亦「爲」之而已矣！	歸而求之有餘師。 夫人豈以不廢爲息哉，弗「爲」耳。	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

○偽 人爲也。對於天然而言，非真偽之偽。郝懿行以爲「偽」與「爲」古字通。○槩括烝燻
槩括，所以正曲木者，烝燻所以治曲木者。烝者，蒸之使柔，燻者，燻之使直。○離其朴離其資
朴，謂其實，資，謂其材，人之生也，必去其幼稚之所已然，故曰離其朴，離其資，必先而喪之。○埴埴
陶人爲埴而成器，必將合而埴之，引而入其範。埴，黏土也。埴，引也。合也。

一九 老子 道德經（節）

「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

「無」名天地之始；

「有」名萬物之母。

故「常無」欲以觀其^①妙；「常有」欲以觀其^②微；此兩者，^③同出而異「名」。^④同謂之玄。^⑤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一章）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其上不^⑥皦，其下不^⑦昧，^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

知古始，是謂道紀。（十四章）

……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狀哉？以此。（廿一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名之曰大。……（廿五章）

【附四】

韓非子

解老一則

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圖以想其生也，故諸人之所意想

者，皆謂之象也。

今道雖不可得聞見，聖人執其見功，以處見其形，故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

凡理者，方圓短長，鱗靡堅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後可得道也。故定理有存亡，有死生，有盛衰。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後衰者，不可謂「常」。唯夫與天地之剖判也俱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謂「常」。而「常」無攸易，無定理，無定理，非在於常所，是以不可道也。

聖人觀其玄虛，用其周行，強字之曰「道」，然而可論，故曰道之可道，非常道也。

【題義】

老子書，劉向定著二篇八十一章，凡上經三十四章，下經四十七章，今本八十一章，猶七略之舊；惟

上經三十七章，下經四十四章，微有不同。初唐以降，尊之曰道經總子，或通稱之曰道德經。本篇所錄四章，俱論「道」之言，附韓非解老一則，可以合看。按老子之所謂「道」，爲宇宙之本體，「名」者知言之所寄。「道」固有其常然之德，「名」亦有其常然之理，然一落言詮，託諸懸想，已爲抽象而非其本真，故曰可道可名而非常道常名也。「無」以名其始，「有」以知其用。「妙」其玄虛，「微」其因應，觀其妙，故貴虛無，觀其微，故尙卑弱，守謙下。韓非學於荀卿，而書中有解老喻老二篇，蓋同受儒道兩家之傳而自成立一學派者。史記以老子韓非同傳，良有以也。

【註釋】

①妙 幽眇，同杳。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不可致詰，混而爲一，謂之無狀之狀，無物之象，可以意知而不可言傳，故名之曰無。②微 同窳，同噉。噉則應聲，窳則應鳴。萬物之初，由無而有一生，二生，三生，萬物，生生不息，因應無窮，不知其所歸，變動不居，莫知其所止。故名之曰有。③同出而異名 「有」之與「無」，是謂「道樞」。同出於道而或妙或微。「無」以知其始，「有」以著其紀，故曰同出而異名。④同謂之玄 「無」而爲「有」，若尻之於脊，所適雖同，而其跡

則冥，故非玄然爲一，則不足以同其異名之實。⑤玄之又玄二句。玄之又玄，幽隱之極，則昭昭之察無所用其明，衆妙所歸，混然若一。⑥皦。明也。⑦昧。暗也。⑧繩繩。似有所續而莫知其端之貌。⑨惚恍。或作恍惚，心知其意而口不能言之象。⑩信。讀若伸，其中有信者，勵而愈出，有可伸展之性。⑪衆甫。衆甫者，萬象之所名也。

110 老子 道德經(節)

將欲^①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②微明。柔弱勝剛強。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三十六章)

天下^③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

塞其^④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見小曰明，守柔曰強。^⑤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爲習常。(五十二章)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⑥大小多少，^⑦報怨以德。

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

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矣。（六十三章）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于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④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六十四章）

④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夫惟病病，是以不病。

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七十一章）

【附五】

韓非子

喻老(四則)

越王入宦於吳，而觀之伐齊以弊吳。吳兵既勝齊人於艾陵，張之于江濟，強之于黃池，故可制于五湖。故曰：「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晉獻公將欲襲虞，遺之以璧馬；知伯將襲仇由，遺之以廣車。故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起事于無形，而要大功于天下，是謂微明。處小弱而重自卑，謂損弱勝強也。

有形之類，大必起於小；行久之物，族必起于少。故曰：「天下之難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細。」是以欲制物者於其細也。故曰：「圖難于

其易爲大于其細。千丈之隄，以螻蟻之穴潰；百人之室，以突隙之煙焚。故曰白圭之行隄也，塞其穴；丈人之慎火也，塗其隙。是以白圭無水難，丈人無火患，此皆慎易以避難，敬細以遠大者也。

扁鵲見蔡桓公，立有間，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恐深。」桓侯曰：「寡人無。」扁鵲出，桓侯曰：「醫之好治，不病以爲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肌膚，不治，將益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腸胃，不治，將益深。」桓侯又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望桓侯而還走，桓侯故使人問之，扁鵲曰：「疾在骨髓，湯熨之所及；在肌膚，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火齊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屬，無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侯體痛，使人索扁鵲，已逃矣，桓侯遂死。故良醫之治病也，攻之于腠理，此皆爭之于小者也。夫事

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故曰：「聖人蚤從事焉。」昔晉公子重耳出亡過鄭，鄭君不禮，叔瞻諫曰：「此賢公子也，君厚待之，可以積德。」鄭君不聽。叔瞻又諫曰：「不厚待之，不若殺之，無令有厚患。」鄭君又不聽。及公子返晉邦，舉兵伐鄭，大破之，取八城焉。晉獻公以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大夫宮之奇諫曰：「不可！唇亡而齒寒，虞、虢相救，非相值也。今日晉滅虢，明日虞必隨之亡。」虞君不聽，受其璧而假之道。晉已取虢，還反滅虞。此二臣者，皆爭於腠理者也，而二君不用也。然則叔瞻宮之奇，亦虞、鄭之扁鵲也。而二君不聽，故鄭以破，虞以亡。故曰：「其安易持也，其未兆易謀也。」

昔者，紂爲象箸而箕子怖，以爲象箸必不加于土，劍必將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于茅屋之下，則錦衣九重，廣室高臺，吾畏其卒，故怖其始。居五年，紂爲肉圃，設炮烙，登糟

邱，臨酒池。紂遂以亡。故箕子見象箸以知天下之禍，故曰：「見小曰明。」勾踐入宦於吳，身執干戈爲吳王稅馬，故能殺夫差於姑蘇。文王見詈于王門，顏色不變，而武王擒紂于牧野，故曰：「守柔曰強。」越王之霸也，不病宦；武王之王也，不病詈，故曰：「聖人之不病也，以其不病，是以無病也。」

宋之鄙人，得璞玉而獻之子罕，子罕不受。鄙人曰：「此寶也，宜爲君子器，不宜爲細人用。」子罕曰：「爾以玉爲寶，我以不受子玉爲寶。」是鄙人欲玉而子罕不欲玉，故曰：「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塗，馮曰：「事者爲也，爲生於時，知者無常事，書者言也，言生於知，知者不藏書。今子何獨負之而行？」于是王壽因焚其書而憚之。故知者不以言談教，而慧者不以藏書僥，此世之所過也，而王壽復之，是學不學也，故曰：「學不學，復歸衆人之所過」也。

【題義】

老子之術以陰柔爲用。故曰「爲天下谿，爲天下谷。」其知雄守雌，知白守黑，皆所謂「欲取固與」之道，屈以致其伸，伏以備其出。然則所謂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者，非果無所爲無所事也，以「無爲」爲其爲，以「無事」事其事，惟其如此，乃能辨無味之味，希無聲之聲，見無色之色。是直以「無」爲用焉耳。故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觀於本文「圖難于其易，爲大於其細，」「以其病病是以不病，」其謹小慎微可謂嚴密之至，豈真無爲者哉！塞其兌，閉其門，防患於未然，虛難於未著，正其知子守母之術，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假人，其防微杜漸之意深矣。韓非引事設喻，可謂盡情，足以相證。

【註釋】

① 歛 或作翕，合也。 ② 微明 微明者，明微也。與以爲取，所以明於其微，著于其細。 ③ 有始 物有其始，事有其端。原始要終，窮端竟委，則得其母足以知其子。 ④ 兌 於卦，兌爲口爲澤。兌者事之所由出，猶居之有門戶也。塞其源則絕其流，開其端則勞其事。 ⑤ 用其光 別見亦曰「和

其光，同其塵。夫明之可察而見者以光之爲用也。用其光，則明者愈明，故曰復歸其明，此見小察微之術也。

⑥大小多少 此言當大以爲小，多以爲少，蓋事小乃足以成其大，用少方足以成其多，若自以爲大而且多，則肆意縱欲而殃禍以起矣。

⑦報怨以德 直者「以直報怨，以德報德」，然此乃持身之論，而非用世之術。夫以怨報怨，則怨無窮期，怨無窮期，則人我皆受其弊。以直報怨，則怨恨未泯，怨恨未泯，則溝壘無已，故不如報怨以德，則山與澤平，而我俱釋矣。

⑧欲不欲二句 以不欲爲欲，故不以難得之貨爲可貴。以不學爲學，故泯泯然與衆人齊。此老子絕聖棄智之操，也不見所欲，故不欲爲欲。

⑨知不知二句 知其所不知，則可尙，不知以爲知，則易敗。老子唱無欲而人不能無欲，尙無知而事不能不有知，故其御人之有知也，以知不知爲上，不知知爲病。

一一一 莊子 內篇

齊物論(節)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女知之乎？女聞人言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呶，而獨不聞之。○參參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注者，似○汚者，○激者，謫者，叱者，吸者，叫者，譟者，○突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子游曰：「地籟，則衆

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爲異於①齟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道惡乎隱而有真僞？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物無非②「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亦因「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

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可乎？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爲是^①舉莛與楹，厲與西施，^②恢嵬擗怪，道通爲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爲一。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

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③芋曰：「朝三而莫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莫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④天鈞，是之謂兩行。古之人其知有

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④封也；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爲小；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有以至於三，有是適況，而自有乎無適，焉因已……

昔者莊周夢爲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蝴蝶，與？蝴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題義】

莊子書分內篇、外篇、雜篇。內篇凡七，齊物論次在第二，此節節取其全篇之一部。大意謂「人籟」比竹以爲聲，「地籟」因竅以成鳴，而「天籟」則隨物以自放。見道之言，因物見意，言者未定特寄焉耳，本無所不可，然拘於墟者各有所蔽而不知其會通，故「物論」之不「齊」者，是非之見蔽之也。是非之見生，則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必至大惑不反。惟知「道通於一」則無往而不存，無適而不可。而惑者囿於一端，兢兢焉是此而非彼，愛成而道虧矣！惟達者爲能知物之有無相生，爲能知言之是非相成，蓋明於天地萬物之一體，死生成毀之相與爲一也，斯可以應乎無窮矣。齊物論在莊子中爲最精最偉大之作品，釋之者或參以名家言，或證以佛氏說，理無不通而意各有所適。余以爲讀莊子者當先識得「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之胸懷，則人我之見自消，

於死生成毀，猶旦暮也。外篇秋水，於人世所持大小精粗是非得失壽夭榮辱死生成敗之見，一道破，可與此篇合看。

【註釋】

- ①吾喪我 喪我者，坐忘之謂也。塊然自釋，獨與神明俱，未知其身之果何在也。②籟 因竹以爲聲也。簫管參差以喻聲之不齊。③參參 亦作寥寥，長風之聲。④畏佳 畏同嵬，佳同崔，一作崔巍，高貌。壯盛貌。⑤枅 音雞，又音肩，柱上方木也。⑥注 同窪。⑦汚 同洿，洿池也。
- ⑧激諠 激者，奔流之聲。諠者，飛矢之聲。⑨笑 音杳，又於弔反，義未詳。或以爲笑之借字。⑩濟 止也。雨止曰霽，風止曰濟。⑪調調刁刁 均草木動搖貌。⑫轂 鳥雛也。⑬彼 同波，敵，邪辭也。胡適以爲當作彼亦通。⑭舉莛與楹 莛，屋梁也。楹，屋柱也。一橫一縱。或云木一株爲莛，草一莖爲莛。莛與楹有大小之別。⑮恢浬矯怪 恢，奇也。浬，戇也。矯，乖也。怪，異也。⑯茅 音序，橡栗也。⑰天鈞 莫之偏任，故曰天鈞。鈞亦作均。⑱兩行 休爭天均而任天下之是非，故曰兩行。⑲封 疆也。未始有封者，相與無町畦，無彼疆爾界之謂也。

【附六】

莊子 外篇

秋水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辨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

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

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於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礬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

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

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曩今故，故遙而不悶，掇而不跂，知時

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

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

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埤，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爲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汙；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爲在從衆，不賤佞諂；世之爵祿

不足以爲勸，戮恥不足以爲辱，知是非之不可爲分，細大之不可爲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己。』約分之至也。」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

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稊米也，知豪末之爲丘山也，則差數覩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覩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

殊器也；騏驥驂，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計也；鷓鴣夜撮蚤，察豪末，晝出暎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女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

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

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泛泛乎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

濁，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化。」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耶？」

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機，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躡躡而屈伸，反要而語極。」

曰：「何謂天？何謂人？」

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

一一一 莊子 內篇

大宗師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

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
① 拘拘也！
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②齊，③肩高於頂，④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⑤沴，其心閒而無事，⑥跣躄而鑑於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
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予何惡？」
⑦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
⑧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鶉炙；
⑨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

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一）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

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爲？將奚以汝適？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爲。』鑄師曰：『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遽然覺。」

【題義】

莊子以爲不以死生美醜累其心者，斯足以任天之所行而盡化之所適。蓋天非有所特厚於人，亦非有所可矜於物。達者內放其身而外與物冥，故靈然無所係於天地之間。所謂大宗師者，大德與天地同流，大仁與萬物共化，斯足以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歸也。安時處順，哀樂不入，超然遐舉，是謂「縣解」。達則達矣，持以與儒家成己成物之日，勉於高明者較，吾心其安於委蛻而已哉。

【註釋】

①尻 音考，平聲，尾闾骨也。 ②拘拘 拘攣也。子輿行年五十五而疾，偃偻，故云。 ③齊 同臍。 ④肩高於頂 曲偻則肩高而頭下，頂一作項。 ⑤句贅 句音鉤，句贅，項椎骨也。 ⑥診 音處。 ⑦陵亂也。 ⑧蹠蹠 音邊鮮，偃偻者行步之貌。 ⑨浸 同寢，漸也。 ⑩縣解 謂無所係也。縣，同縣。 ⑪但 音姐，驚也。 ⑫鑊鏹 古之造劍名，有干將莫邪夫婦二人，死以名其所鑄劍，一曰干將，一曰莫邪，亦作鑊鏹。

一三三 韓非子

五蠹(節)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構木爲巢以避羣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鯀禹決瀆；近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武征伐。今有構木鑽燧於夏后氏之世者，必爲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爲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禹湯武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爲新聖笑矣。是以聖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爲之備。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有兔，兔不可復得，而身爲宋國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

民皆守株之類也。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今民有五子不爲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衆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斲，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麤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耜，以爲民先，股無完胼，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讓天子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也，故傳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縣令，一日身死，子孫累世絜駕，故人重之。是以人之於讓也，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者，薄厚之實異也。夫山居而谷汲者，○樓臘而相遺以水；澤居苦水者，買○庸而決竇。故饑歲之春，幼弟不饒，穰歲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愛過客也，多少之心異也。是以古之易財，非仁也；財多也；今之爭奪，非

鄙也，財寡也，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重爭_○土蠹，非下也，權重也。故聖人議多少，論薄厚爲之政，故罰薄不爲慈，誅嚴不爲戾，稱俗而行也。故事因於世而備適於事。_○古者文王處豐鎬之間，地方百里，行仁義而懷西戎，遂王天下。_○徐偃王

處漢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荆文王恐其害己也，舉兵伐徐，遂滅之。故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是仁義用於古而不用於今也。故曰：世異則事異。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戰，鐵鉅短者及乎敵，鎧甲不堅者傷乎體。是干戚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事異則備變。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_○齊將攻魯，魯使子貢說之。齊人曰：「子言非不辯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謂也。」遂舉兵伐魯，去門十里以爲界。故偃王仁義而徐亡，子貢辯智而魯削。以是言之，夫仁義辯智，非所以持國也。

去偃王之仁，息子貢之智，循徐魯之力，使敵萬乘，則齊荆之欲，不得行於二國矣。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猶無轡策而御驛馬，此不知之患也。今儒墨皆稱先王兼愛天下，則民視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爲之不舉樂，聞死刑之報，君爲流涕。」此所舉先王也。夫以君臣爲如父子，則必治，推是言之，是無亂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於父母，父母皆見愛而未必治也，君雖厚愛，奚遽不亂！今先王之愛民，不過父母之愛子，子未必不亂也，則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爲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爲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行者，法也。先王勝其法，不聽其泣，則仁之不可以爲治亦明矣。且民者固服於勢，寡能懷於義，仲尼，天下聖人也，修行明道，以遊海內，海內說其仁美其義，而爲服役者七十人，蓋貴仁者寡，能義者難也。故以天下之大，而爲服役者七十人，而仁義者一人。魯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國，境內之民，莫敢

不臣。民者固服於勢，勢誠易以服人。故仲尼反爲臣而哀公顧爲君，仲尼非懷其義，服其勢也。故以義則仲尼不服於哀公，乘勢則哀公臣仲尼。今學者之說人主也，不乘必勝之勢而務行仁義，則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數也。

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爲改，鄉人譙之弗爲動，師長教之弗爲變。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毛，不改其毫髮。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故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嚴刑者，民固驕於愛，聽於威矣。故十仞之城，樓季弗能踰者，峭也；千仞之山，^④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主峭其法而嚴其刑，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溢，盜跖不掇。不必害則不釋尋常，必害手則不掇百溢。故明主必其誅也。是以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

之故主施賞不遷行誅無赦譽輔其賞毀隨其罰則賢不肖俱盡其力矣。今則不然，以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賞之，而少其家業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輕世也；以其犯禁也，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毀譽賞罰之所加者，相與悖繆也，故法禁壞而民愈亂。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知友被辱隨仇者，貞也；廉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於勇而吏不能勝也。不事力而衣食，則謂之能；不戰功而尊，則謂之賢。賢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說賢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禍，則私行立而公利滅矣。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生以文學取，犯禁者誅，而羣俠以私劍養。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無所定，雖有十黃帝，不能治也！故行仁義者非所譽，譽之則害功；工文學者非所用，用之則亂法。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

曰：「殺之。」以爲直於君而曲於父，報而罪之。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仲尼以爲孝，舉而上之。以是觀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誅而楚奸不上聞，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異也！而人主兼舉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幾矣。

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蒼頡固以知之矣；今以爲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則爲匹夫計者，莫如修行義而習文學。行義修則見信，見信則受事；文學習則爲明師，爲明師則顯榮，此匹夫之美也。然則無功而受事，無爵而顯榮，有政如此，則國必亂，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兩立也。斬敵者受賞，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祿，而信廉愛之說；堅甲厲兵以備難，而美薦紳之飾；富國以農，距敵恃卒，而貴文學之士；廢敬上畏法之民，而養

游俠私劍之屬。舉行如此，治強不可得也！國平養儒俠，難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簡其業，而遊學者日衆，是世之所以亂也！

【題義】

韓非與李斯同受學於荀卿，習於性起於偽之說，又鑒于當世人君有任己之患，而國無必行之治，故一變禮治而任法治，欲以法爲正名定分之本，極端排斥儒家先代之「人治主義」而歸本於道家無爲而任物之思想。其書凡五十五篇，今雖全在，但不必俱出於韓非之手，大抵多爲戰國末期其他法家言，亦有非法家言而爲後人編次混亂之篇目（如初見秦等），茲篇著于史記，其言沈痛警切，深中時弊，宜乎秦王讀之頗欲見其人也。五蠹者，一曰學者，巧辭飾辯，以疑當世之法，而貳人主之心。二曰言談者，設詐詭謀，借外力以成其私，而遺社稷之利。三曰帶劍者，聚徒屬，立節操，而犯五官之禁。四曰事私門，襲當塗者，用重人之謁，而退汗馬之勞。五曰工商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財，蓄積待時，而侷農夫之利。凡此五者皆邦之蠹，文長不備錄，故附記於此。

【註釋】

① 腰臘 當作筭蠟，山居谷汲往來不易，故或筭竹蠟紙以爲器，使得以盛水不洩。② 唐 同傭。
買庸者，雇傭人以力決水也。③ 土橐 土字當作士，橐，託也。士託者，仕託也，謂以仕相託事。見王
先慎集解。④ 徐偃王 周穆王時徐國之君，與楚文王不同時，韓非書有誤。⑤ 跛牂 牂，同羊，
牧羊者。⑥ 私 當作厶。

一四 韓非子

顯學(節)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①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②漆雕氏之儒，有^③仲良氏之儒，有^④孫氏之儒，有^⑤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⑥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眞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後世之學乎！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眞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眞，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

誣也。愚誣之學，雜反之行，明主弗受也。

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世主以爲儉而禮之。儒者破家而葬，服喪三年，大毀扶杖，世主以爲孝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儉，俱在儒墨，而上兼禮之。漆雕之議，不色撓，不口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世主以爲廉而禮之。宋榮子之議，設不鬪爭，取不隨仇，不差固固，見侮不辱；世主以爲寬而禮之。夫是漆雕之廉，將非宋榮之恕也；是宋榮之寬，將非漆雕之暴也。今寬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禮之。自愚誣之學，雜反之辭爭，而人主俱聽之，故海內之士，言無定術，行無常議。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雜反之學，不兩立而治。今兼聽雜學，繆行同異之辭，安得無亂乎！聽行如此，其於治人，又必然矣。

今世之學士，語治者，多曰：「與貧窮地，以實無資。」今夫與人相若也，無豐

年旁入之利，而獨以完給者，非力則儉也。與人相若也，無饑饉疾疢禍罪之殃，獨以資窮者，非侈則惰也。侈而惰者貧，而力而儉者富。今上徵斂於富人，以布施於貧家，是奪力儉而與侈惰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節用，不可得也。

今有人於此，義不入危城，不處軍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世主必從而禮之，貴其智而高其行，以爲輕物重生之士也。夫上所以陳良田大宅，設爵祿，所以易民死命也。今上尊貴輕物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不可得也。藏書策，習談論，聚徒役，服文學，而議說，世主必從而禮之，曰：「敬賢士，先王之道也。」夫吏之所稅耕者也，而上之所養學士也，耕者則重稅，學士則多賞，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談，不可得也。立節參民，執操不侵，怨言過於耳，必隨之以劍，世主必從而禮之，以爲自好之士。夫斬首之勞不賞，而家鬪之勇尊顯，而索民之疾戰距敵而無私鬪，不可得也。

國平則養儒俠，難至則用介士，所養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養，此所以亂也。且夫人主於聽學也，若是其言，宣布之官而用其身；若非其言，宜去其身而息其端。今以爲是也，而弗布於官；以爲非也，而不息其端；是而不用，非而不息，亂亡之道也。

【題義】

儒墨爲當世顯學，然支派愈紛，則歧義愈出，猶之二家俱道堯舜而取舍各自不同，自法家觀之，其爲恩誣之學，雜反之行，一也。然世主兼而禮之，兼而聽之，而所養所用又固相反，以爲是，則莫之用，以爲非，則莫之息，趨於亂亡而不知，誠可歎也。韓子「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疑也。」大可見法家實事求是之精神，與荀子法後王之主張一致。其後秦人用李斯之言，「是古非今者族。」其端蓋已肇於此。以下或爲後人附益之辭，（例如「宰相必起於州郡」即漢以後人語）故不具錄。

①顏氏之儒 孔子弟子以顏淵爲好學，而又最賢，但早喪，其學無聞。史記仲尼弟子列傳，顏氏尚多，未知其人爲孔子一傳，或再傳弟子。②漆雕氏之儒 孔子弟子有漆雕開，漢書藝文志，儒家有漆雕子十三卷。既注，漆雕開之後，其書未傳，玉函山房輯佚書，有漆雕子一卷。③仲良氏之儒 良亦作梁。偽國淵明羣輔錄八儒篇謂「仲梁氏傳樂爲道，以和陰陽，爲移風易俗之儒，公孫氏傳易爲道，爲繫辭精微之儒」云云，恐未可信。④孫氏之儒 玉函引韓非子作公孫氏，漢書藝文志有公孫尼子二十八篇，疑卽其人。或謂孫氏卽孫卿，孫亦作荀。漢書藝文志有孫卿子三十三篇。⑤樂正氏之儒 曾子弟子有樂正子春，孟子弟子亦有樂正子，未知孰是。⑥相里氏之墨 三句 莊子述墨子弟子有相里勤，云「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相謂別墨。一相里氏當卽相里勤。相夫氏未聞，廣韻引作伯夫氏。鄧陵氏卽南方墨者。⑦宋榮子 卽宋鈃，孟子作宋牼。其學倡見侮不辱，使人不鬪。

【附七】

司馬遷 史記

老莊申韓列傳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聃，姓李氏，周守藏室之史也。

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

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卽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

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爲膠西王卬太傅，因家於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緇儒學，儒學亦緇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爲自化，清靜自正。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闢，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洗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遊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爲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

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爲不如非。

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然韓非知說之難，爲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

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

非，及急，迺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並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申子、韓子皆著書傳於後世，學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爲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著書辭稱微妙，雖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二五 莊子

天下(節)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爲之大過，已之大循，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汜愛兼利而非鬪，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

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①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②耜，而③九雜天下之川。④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一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⑤勤之跣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一相里蹠爲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誦不同。⑥相謂別墨，以⑦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⑧觴醵不存之辭相應，以⑨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眞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⑤宋鉞、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白別宥爲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駟合驩，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鬪，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王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爲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己也。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

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⑥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爲

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爲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㉔ 譏髀無任，而笑天下之尙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㉕ 推拍輓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㉖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㉗ 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㉘不教焉。^㉙ 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竅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見觀，而不免於魀斷，其所道非道，而所言之蹇，不免於非。」^㉚ 彭蒙，田駢，慎

到不知道。雖然，概乎皆嘗有聞者也。

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爲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芴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

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儻見之也。以天下爲沉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真，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璋，而連犴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諷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游，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其於本也，弘大而辟，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

【題義】

此爲莊子全書之末篇，蓋其自序也。其起讖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自以爲不可加，而不知其皆原於一。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百家之學各得道之一端，察焉以自好，乃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是故往而不反。而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遂爲天下裂。其述道

術之源，謂道無乎不在，而神明聖王皆道術之所出降生成者。其明而在數度者，俗法世傳之史亦多有之，又引鄒魯縉紳所言之詩書六藝各有所道，以證明其說。茲僅節其評論諸家學術及所自序之一部，同時惠施歷物之意凡十端，持辯凡二十一事，非普通講習所能畢盡其義，故不具錄。

【註釋】

①不侈於後世二句 墨子尚節用而非命，靡費也。暉，迷也。②大穀 穀，艱也。愁苦貌。大穀者太苦也。③漶 治也。④囊耜 囊，盛土器；耜，刺土器。⑤九雜 九，數之極也。雜，錯也。錯同措。九雜天下之川，言其究能措置天下之川也。或以爲九度雜匯天下諸川之水，似未允。⑥腓無腓 腓同服，表皮也。手足腓胠，膚理無澤。⑦跂蹠 跂同屐，以木爲之。蹠同屨，以革爲之。⑧相謂別墨 諸人自以爲墨家之正，而謂他人爲別派。⑨堅白同異二句 皆墨辯者之主張，如公孫龍之白馬論所云是也。其辭奇偶不相倫，一是一非，各主其說。⑩巨子 一作鉅子，墨子學派之大主教也。如禽滑釐孟毋田襄子腹蘅諸人是也。⑪宋鉞尹文 宋鉞，尹文，並齊宣王時人。曾游稷下，宋子有白心篇，尹文子書凡二篇。⑫別宥 別其是非善惡，所以正其義；宥而恕之，所以勸其

善。③彭蒙田駢慎到，三人并齊之高士，俱游稷下，各有著書，漢志慎子四十二篇在法家。④
踳髀無任，言無所樹立，不相支柱。⑤推拍輓斷，輓斷即舡斷，亦即宛轉，聲同義通，因物而應，
宛轉相隨，無所旅距。⑥塊不失道，所謂道在瓦礫也。⑦不教，學焉而自得，不待教而知也。

尙法而無法，下修而好作，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從於俗。終日言成文典，及
糾察之，則倜然無所歸宿，不可以經國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
欺惑愚衆，——是慎到田駢也。

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治怪說，玩琦辭，甚察而不惠，辯而無用，多事而寡
功，不可以爲治綱紀。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惠施
鄧析也。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⑤五
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
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⑥溝猶督儒，嚶嚶然不知其所非也。遂
受而傳之，以爲仲尼子游爲茲厚於後世。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

若夫總方略，齊言行，壹統類，而羣天下之英傑，而告之以太古，教之以至順；

丙與突之間，簞席之上，斂然聖王之文章具焉，佛然平世之俗起焉。則六說者，不能入也。十二子者，不能親也。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以爲臣。是聖人之不得執者也。——仲尼因子弓是也。

壹天下，財萬物，長養人民，兼利天下，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六說者立息，十二子者遷化。則聖人之得執者，——舜禹是也。

今夫仁人也，將何務哉？上則法舜禹之制，下則法仲尼子弓之義，以務息十二子之說，於是則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畢，聖王之跡著矣……

【題義】

荀子以它露魏牟等十二子爲非，而奉仲尼子弓與舜禹俱爲聖人。舜禹得勢，故兼利天下，仲尼子弓不得勢，然能總方略，齊言行，壹統類，斂然聖王之文章具焉，非十二子之可及也。此與孟子之距

楊墨，皆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莊子所謂「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者是也。韓詩外傳引止
十子，無拒斥子思孟軻一段，當係後儒調停孟荀之爭者所節去，昔人以爲斥子思孟子，疑出韓非
李斯所附益，殆未必然也。

【註釋】

① 喬宇寬頊 喬同譎，譎言不正也。宇，倏宏廣大，泛而無際也。喬宇，猶云談論。鬼謂狂險之行，瑣謂
姦細之行，或云與猥頊同，鄙屑之甚。② 它器雜牟 它器未詳，魏公子牟，對於中山，漢志道家有
公子牟四篇。③ 葵藿利跋 葵藿，深刺。利跋，支離。謂矯異以自爲高也。④ 陳仲史鱗 陳仲子
見孟子，史鱗見論語，一爲齊人，一爲衛人。⑤ 鄭析 鄭大夫，治法家言，嘗爲竹刑。⑥ 五行 五
常五倫，卽中庸所謂五達道也。或以爲金木水火土之五行，見尚書洪範。⑦ 溝猶督儲 溝讀如
恂，音寇。恂也。猶，猶豫無所主。稽，日不明也。⑧ 奧窔 室西南隅謂之奧，東南隅謂之窔。⑨ 子弓
子弓，卽仲尼弟子仲弓也。荀子以子思孟軻爲子游之徒，而自以爲仲尼子弓之所受教，可見話
術學派傳衍之不同。

二七 淮南子

要略(節)

文王之時，紂爲天子，賦斂無度，殺戮無止，○康梁沉湎，宮中成市，作爲炮烙之刑，劓諫者，剔孕婦，天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世纍善，修德行義，處岐周之間，地方不過百里，天下二垂歸之。文王欲以卑弱制強暴，以爲天下去殘除賊，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謀生焉。

文王業之而不率，武王繼文王之業，用太公之謀，悉索薄賦，躬擐甲冑，以伐無道，而討不義。誓師牧野，以踐天子之位。天下未定，海內未輯，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賄來貢，遼遠未能至，故治三年之喪，殯文王於兩楹之間，以俟遠方。武王立三年而崩，成王在襁褓之中，未能用事。蔡叔管叔輔公子祿父而

欲爲亂，周公繼文王之業，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輔翼成王，懼爭道之不塞，臣下之危上也，故縱馬華山，放牛桃林，敗鼓折枹，搢笏而朝，以寧靜王室，鎮撫諸侯。成王既吐，能從政事，周公受封於魯，以此移風易俗。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學生焉。

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悅，厚葬糜財而貧民，久存亡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夔，以爲民先，別河而道九岐，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東海。當此之時，○燒不暇潰，濡不給，柎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閒服生焉。

齊桓公之時，天子卑弱，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代中國，中國之不絕如線。齊國之東，東負海而北障河，地狹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憂中國之患，苦夷狄之亂，欲以存亡繼絕，崇天子之位，廣文武之業，故○管子之書生焉。

齊景公內好聲色，外好狗馬，獵射亡歸，好色無辨，作爲路寢之臺，族鑄大鍾，撞之庭下，郊雉皆响，一朝用三千鍾。⑤贛⑥梁丘據子家噲，導於左右，故晏子之諫生焉。

晚世之時，六國諸侯，谿異谷別，水絕山隔，各自治其境內，守其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令，下無方伯，上無天子，力征爭權，勝者爲右，恃連與國，約重致剖，信符結遠，援以守其國家，持其社稷，故縱橫修短生焉。

申子者，韓昭釐之佐，韓晉別國也。地墮民險，而介於大國之間，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後相繆，百官背亂，不知所用，故刑名之書生焉。

秦國之俗貪狠強力，寡義而趨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勸以賞而不可厲以名，被險而帶河，四塞以爲固，地形形便，畜積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

勢，而各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

若劉氏之書，觀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權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風，以④儲與扈治，玄眇之中，⑤精搖靡覽，棄其畛挈，斟其淑靜，以統天下。理萬物，應變化，通殊類，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繫牽連之物，而不與世推移也。故置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究。

〔題義〕

漢淮南厲王長之子，名安，當景武之世，招致賓客方術之士甚衆，作爲內外書，名曰淮南鴻烈篇。未總括全書明其所指，序其微妙，論其大體，名曰要略，猶莊子之有天下篇，而於百家學術之所由起，皆有所述。茲節取其義，以與司馬談班固諸說，相互印證。

〔註釋〕

- ①康梁，猶耽樂也。②蠶吞，亦作蠶吞，連土器也。孟子有蠶裡，義與此同。③燒不暇撥，二句

擯拂面去之。挖拭而去之。此與墨突不得黔，俱言其無暇安處也。④管子 管仲相桓公九合

諸侯，一匡天下，功業甚盛。其後錄其書爲二十四卷八十六篇，亡其十篇。漢志列入道家。⑤續

同貢，民之所以事於上也。三千鍾貢猶言三千鍾粟也。⑥梁丘據子家噲 二人名，皆齊景公之

嬖大夫。⑦晏子 晏嬰字平仲，和齊景公，著有晏子春秋。⑧縱橫修短 縱橫家言事之利害，

必持其短長，故言縱橫之術者著有長短經也。此指蘇秦張儀諸子之學。⑨儲與扈治 儲與，容

與也。言其蘊蓄之富，扈治廣大也。⑩精搖靡覽棄其畛挈 楚人謂精進爲精搖。靡，細也。言其書

精進無所不覩也。畛挈，滓濁也。

二八 史記自序

論六家要旨

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

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

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

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

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

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

夫陰陽 ⊕ 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

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

能易也。

墨者亦尙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

法家不別親疎，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

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眞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巧，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竅。竅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題義】

此節史記自序，司馬遷述其父司馬談所論學之言也。諸子之學，孟莊荀韓雖皆有所評論，而但述其人，「儒」「墨」顯學，亦僅述二大派別。漢初乃有「儒」「墨」「名」「法」「道」及「陰陽」

等六家之區分，而司馬談論六家要旨，則其著也。漢學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而又生於文景，尚黃老之世，故其論學推原於「陰陽」一而以「道」家爲其歸宿，與司馬遷之所衷於孔子者不同。

【註釋】

⊖陰陽 易繫辭一稱易大傳，有「一陰一陽之謂道」之言，燕齊方士祖其說如鄒衍之徒，用以推溯天地未剖判以前及萬物所由之故，於是有陰陽家。其術以五方五色六甲等教人趨吉避凶，故大祥而忌諱甚衆。墨子書中亦有其說。⊖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 春夏秋冬爲四時，東南西北四方加四隅爲八位。八卦方位各居其一。十二度十二月次也。二十四節爲二十四度氣候。

【附八甲】

班固 漢書藝文志

六藝略

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爲五，詩分爲四，易有數家之傳。戰國從衡，真僞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殺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祕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今刪其要，以備篇籍。

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

師古曰上下經及十翼故十三篇

易傳周氏二篇字王孫也

服氏

二篇 楊氏二篇

名何字人叔
元舊川人

蔡公二篇

衛人事
周王孫

韓氏二篇

嬰名

王氏二

篇同名

丁氏八篇

名寬字子
襄梁人也

古五子十八篇

自甲子至壬
子說易陰陽

淮南道訓二篇

淮南王安聘明易
者九人號九師說

古雜八十篇

雜災異三十五篇
神輸五篇
圖一

孟氏京

房十一篇
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

五鹿充宗略說三篇

京氏段

嘉十二篇

章句施孟梁邱氏各二篇

凡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

易曰：「宓戲氏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至於殷周之際，紂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諸侯順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於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爲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及秦燔書，而易爲筮卜之事，傳者不絕。漢興，田何

傳之。訖於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於學官，而民間有費高二家之說。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無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

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

爲五十七篇

經二十九卷

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二卷

傳四十一篇

歐陽章句三十一卷

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

大小夏侯解

故二十九篇

歐陽說義二篇

劉向五行傳記十一卷

許商五行

傳記一篇

周書七十一篇

議奏四十一篇

宣帝時石渠論

凡書九家，四百一十二篇。

入劉向稽疑一篇

易曰：「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故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於學官。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

廣其宮，而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衆，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

詩經二十八卷 魯齊韓三家 魯故二十五卷 魯說二十八卷 齊

后氏故二十卷 齊孫氏故二十七卷 齊后氏傳三十九卷 齊孫

氏傳二十八卷 齊雜記十八卷 韓故三十六卷 韓內傳四卷

韓外傳六卷 韓說四十一卷 毛詩二十九卷 毛詩古訓傳三十

卷

凡詩，六家，四百一十六卷。

書曰：「詩言志，歌詠言。」故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故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而齊轅固、韓燕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

禮古經五十六卷

經七十篇

后氏

記百三十一篇

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

明堂陰陽

三十三篇

古明堂之遺事

王史氏二十一篇

七十子後學者

曲臺后倉九篇

中庸說

二篇

明堂陰陽說五篇

周官經六篇

王莽時劉歆監博士

周官傳四篇

軍

禮司馬法百五十五篇 古封禪羣祀二十二篇 封禪議對十九篇

武帝時也

漢封禪羣祀三十六篇 議奏三十八篇

石

凡禮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

入司馬法一家
百五十五篇

易曰：「有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禮義有所錯。」而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爲之防，事爲之制。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己，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猶詹詹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

樂記二十三篇 王禹記二十四篇 雅歌詩四篇 雅琴趙氏七篇

名定勃海人宣帝時丞相魏相所奏

雅琴師氏八篇

名中東海人傳言師曠後

雅琴龍氏九十九篇

名龍梁人

凡樂六家百六十五篇

出淮南劉向等琴頌七篇

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享祖考。」故自黃帝下至三代，樂各有名。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二者相與並行。周衰，俱壞。樂尤微眇，以音律爲節，又爲鄭衛所亂，故無遺法。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遠。其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爲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寔以益微。

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

公羊穀梁三家

左氏傳三十篇

左丘明魯太史

公羊傳十

一卷

公羊子齊人

穀梁傳十一篇

穀梁子魯人

鄒氏傳十一卷

夾氏傳十一卷

齊魯無書

左氏微二篇

鐸氏微三篇

楚太傅鐸椒也

張氏微十篇

虞氏微傳二

道田虞卿

公羊外傳五十篇

穀梁外傳二十篇

公羊章句三十八篇

穀梁章句三十三篇

公羊雜記八十三篇

公羊顏氏記十一篇

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

議奏三十九篇

石渠論

國語二十一篇

左丘明著

新國語五十四篇

劉向分國語

世本十五篇

古史官記黃帝以來訖春秋時諸侯大夫

戰國策三十

三篇

記春秋後

奏事二十篇

秦時大臣奏事及刻石名山文也

楚漢春秋九篇

陸賈所記

太史公百

三十篇

十篇有錄無書

馮商續太史公七篇

太古以來年紀二篇

漢著記

百九十卷 漢大年紀五篇

凡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

魯太史公四篇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旣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乃稱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曆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

論語古二十一篇

出孔子說
中兩子張

齊二十二篇

多同王
知道

魯二十篇
傳十九篇

齊說二十九篇 魯夏侯說二十一篇 魯安昌侯說二十一篇

魯王駿說二十篇 燕傳說三卷 議奏十八篇石渠論 孔子家語二十

七篇 孔子三朝七篇 孔子徒人圖法二卷

凡論語，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漢興，有齊魯之說。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唯王陽名家。傳魯論語者，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皆名家。張氏最後而行於世。

孝經古孔氏一篇三十 孝經一篇十八章長孫氏江氏后氏翼氏四家 長孫氏說二篇 江

氏說一篇 翼氏說一篇 后氏說一篇 雜傳四篇 安昌侯說一

篇 五經雜議十八篇石渠論 爾雅三卷二十篇 小雅一篇 古今字

一卷 弟子職一篇 說三篇

凡孝經，十一家，五十九篇。

孝經者，孔子爲曾子陳孝道也。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漢興，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倉、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爲異。一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一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

史籀十五篇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時亡六篇矣 八體六技蒼頡一篇上七章秦丞相李斯作爰歷六章車府令趙高作博學七章太

史合胡母敬作 凡將一篇司馬相如作 急就一篇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 元尚一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 訓

纂一篇揚雄作 別字十三篇 蒼頡傳一篇 揚雄蒼頡訓纂一篇 杜

林蒼頡訓纂一篇 杜林蒼頡故一篇

凡小學十家，四十五篇。

入揚雄杜林
二家三篇

易曰：「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夬揚於王庭。「言其宣揚於王者朝廷，其用最大也。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古制書必用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襄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蓋傷其寔不正。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毋

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是也。是時始建隸書矣；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省易，施之於徒隸也。漢興，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爲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爲蒼頡篇。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尙篇，皆蒼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蒼頡，又易蒼頡中重複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揚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三章，無復字，六藝羣書所載略備矣。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爲作訓故，並列焉。

凡六藝一百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

入三家一百五十九篇出爲十一篇

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川也；禮以明體，明者著

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王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爲之原。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言與天地爲終始也。至於五學，世有變改，猶五行之更用事焉。古之學者，耕且養，二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序六藝爲九種。

【附八乙】

班固 漢書藝文志

諸子略

晏子八篇名嬰諡平仲相齊使公孔子稱善與人交有列傳 子思二十三篇名伋孔子孫爲宋憲公師 曾子十八篇名參孔子弟子

漆雕子十二篇孔子弟子漆雕啓後 宓子十六篇名不齊字子賤孔子弟子 景子二篇諡懿子昭

似其弟子 世子二十一篇名碩陳人也七 魏文侯六篇 李克七篇子夏弟子爲魏文侯相

公孫尼子二十八篇七十子之弟子 孟子十一篇名軻鄒人子思弟有列傳 孫卿子三十

三篇名況趙人爲齊稷下祭酒有列傳 平子十八篇名嬰齊人七 內業十五篇不知作者 周史

六弢六篇惠襄之間或曰顏王時或曰孔子問焉 周政六篇法時法周政教 周法九篇法天地立百官 河間周

制十八篇似河間獻王所述也 讎言十篇不知作者陳人君法度 功議四篇不知作者論功德事 寧越一

篇中平人爲周威王師 王孫子一篇巧心 公孫固一篇十八章齊閔王失國問之固因爲陳古今成敗也 李氏春

秋二篇 羊子四篇百章故秦博士 董子一篇名無心雞墨子 侯子一篇 徐子四十

二篇宋外黃人 魯仲連子十四篇有列傳 平原老七篇朱建也 虞氏春秋十五

篇虞卿也 高祖傳十三篇高祖與大臣述古語及詔策也 陸賈二十三篇 劉敬三篇 孝

文傳十一篇

文帝所稱及詔策

賈山八篇

太常蓼侯孔臧十篇

父高祖時以功封侯

誼五十八篇

河間獻王對上下三雍宮三篇

董仲舒百二十三

兒寬九篇

公孫弘十篇

終軍八篇

吾丘壽王六篇

虞丘說

一篇

離孫卿也

莊助四篇

臣彭四篇

鉤盾宄從李步昌八篇

宣帝時數言事

儒

家言十八篇

不知作者

桓寬鹽鐵論六十篇

劉向所序六十七篇

漢書列女傳

國

揚雄所序三十八篇

太玄十九法言十三樂賦二

右「儒」五十三家，八百三十六篇。

入揚雄一家三十八篇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為高。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譁衆取

寵後進循之，是以五經乖析，儒學寢衰。此辟儒之患。

伊尹五十一篇湯相

太公二百三十七篇

呂望爲周師，尙父本百道者，或諫近世人爲太公術者所增加也。

謀八

十一篇 言七十一篇 兵八十五篇

辛甲二十九篇紂臣，七十五諫而去，周封之。

鬻子二十二篇名熊，爲周師，自文王以下，問焉，周封爲楚祖。

筮子八十六篇名夷吾，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有列傳。

老子

鄰氏經傳四篇姓李名耳，鄰氏傳其學。

老子傅氏經說三十七篇述老子學。

老子徐氏

經說六篇于少季臨淮人傳老子。

劉向說老子四篇

文子九篇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間，似依託者也。

蜎子十三篇名淵，楚人，老子弟子。

關尹子九篇名喜，爲關吏，老子過，關喜去吏而從之。

莊子五十二篇名周，宋人。

列子八篇名禦寇，先莊子，莊子稱之。

老成子十八篇

長廬子九篇楚人。

王狄子一篇

公子牟四篇魏之公子也，先莊子，莊子稱之。

田子二十五篇名騏，齊人，游稷下，號天口騏。

老萊子十六篇

楚人與孔子同時。

黔婁子四篇齊隱士，守道不，醜威王下之。

宮孫子二篇

鶡冠子一篇楚人居深山，以鶡羽爲冠。

周訓十四篇

黃帝四經四篇

黃帝銘六篇

黃帝君臣十篇起六國時。

與老子相似也

雜黃帝五十八篇

六國時賢者所作

力牧二十二篇

六國時所作託之力牧黃帝相

孫子十

六篇

六國時

捷子二篇

齊人武帝時觀

曹羽二

一篇楚人武帝時觀於齊王

郎中嬰齊十二篇

武帝時

臣君子二篇

蜀人

鄭長者一篇

六國時先韓子韓子稱之

楚子三篇

道家言二篇

近世不知作者

右「道」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二篇。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爲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爲治。

宋司星子韋二篇

景公之史

公禱生終始十四篇

漢事與始終

公

六國

鄒子四十九篇

名衍齊人爲燕昭王師居稷下號曰天街

鄒子終始五十

篇六國

杜文公五篇六國時

黃帝泰素二十篇六國時韓諸公子所作

南公三十一

篇六國

容成子十四篇

張蒼十六篇丞相北平侯

鄒爽子十二篇齊人號曰離龍爽

閻丘子三篇名快魏人公南公前

馮促十三篇鄒人

將鉅子五篇六國時光南公稱之

五曹官

制五篇漢制似賈誼所條

周伯十一篇齊人六國時

衛侯官十二篇述世不知作者

于長天下

忠臣九篇平陰人近世

公孫渾邪十五篇平曲侯

雜陰陽三十八篇不知作者

右「陰陽」二十一家，三百六十九篇。

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爲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

李子三十二篇名悝相魏文侯富國強兵

商君二十九篇名鞅姬姓衛後也相秦孝公有列傳

申子六篇名不實京人根

昭侯終其身節侯不敢侵韓

處子九篇

慎子四十二篇名到先申韓申韓稱之

韓子五十五篇名非

韓諸公使秦李斯害而殺之

游棣子一篇

鼂錯三十一篇

燕十事十篇不知作者

法家

言二篇不知作者

右「法」十家，二百一十七篇。

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飭法。」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爲之，則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

鄧析二篇鄧人與子產並時

尹文子一篇魏齊宣王先公孫龍

公孫龍子十四篇趙人

成公

生五篇與賈公等同時

惠子一篇名施與莊子並時

黃公四篇名疵爲秦博士作歌詩在秦時歌詩中

毛公九篇

趙人與公孫龍等並游平原君趙勝家

右「名」一七家，三十六篇。

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及警者爲之，則苟鉤

鈺析亂而已。

尹佚二篇周禮在成
張時也

田球子三篇先韓
子

我子一篇

隨巢子六篇墨翟
弟子

胡非子三篇墨翟
弟子

墨子七十一篇名翟爲宋大
夫在孔子後

右「墨」六家八十六篇。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爲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

蘇子三十一篇名秦有
列傳

張子十篇名儀有
列傳

龐煖二篇爲燕
將

闕子一篇

國策子十七篇

秦零陵令信一篇離秦相
李斯

蒯子五篇名
通

鄒陽七篇

主父偃二十八篇

徐樂一篇

莊安一篇

待詔金馬聊蒼三篇

趙人武
帝時

右一從橫，一十二家，百七篇。

從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顯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爲之，則上詐諉而棄其信。

孔甲盤盂二十六篇黃帝之史或曰夏帝孔甲似皆非

大命二十七篇傳言禹所作其文似後世語

伍子胥

八篇名員春秋時爲吳將忠直遇讒死

子晚子三十五篇齊人好議兵與司馬法相似

由余二篇戎人秦穆公聘以爲大夫

尉繚二十九篇六國時

尸子二十篇名佼魯人秦田商君師之軼死佼逃入蜀

呂氏春秋二十六篇

秦相呂不韋輯智略士作

淮南內二十一篇

淮南外三十三篇

東方朔二十篇

伯象先生一篇

荆軻論五篇軻爲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司馬相如等論之

吳子一篇

公孫尼

一篇

博士臣賢對一篇漢世雜錄子商君

臣說二篇武帝時作賦

解子簿書三十五

篇 推雜書八十七篇

雜家言一篇王伯不知作者

右「雜」二十家，四百三篇。入吳法

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實，此其所長也。及盪者爲之，則漫羨而無所歸心。

神農二十篇六國時諸子疾時竄於農業道耕農事託之神農

野老十七篇六國時在齊楚間

宰氏十七篇不知何世

董安國十六篇漢代內史不知何帝時

尹都尉十四篇不知何世

趙氏五篇不知何世

勝之十八篇成帝時爲議郎

王氏六篇不知何世

蔡癸一篇宣帝時以言傾宜至弘農太守

右「農」九家，百一十四篇。

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及鄙者爲之，以爲無所事聖王，欲使臣並耕，諄上下之序。

伊尹說二十七篇其語淺薄似依託也

鬻子說十九篇後世所加

周致七十六篇考周事也

青史子五十七篇古史官記事

師曠六篇見春秋其言淺薄本與此同似因託也

務成子十一篇稱典同非

宋子十八篇其言實老意

天乙三篇天乙謂湯其言非殷時皆依託

黃帝說四十篇託

封禪方說十八篇武帝時

待詔臣饒心術二十五篇武帝時

待詔臣安成

未央術一篇 臣壽周紀七篇項國人宣帝時 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河南人武帝時

以方士侍郎號黃車使者 百家百二十九卷

右「小說」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

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爲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

凡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出顯隨一家二十五篇

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繆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辟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使其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猶瘡於野乎！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

【附八丙】 梁任公漢志諸子略各書存佚真偽表（實學第三期）

儒	別		存
	真	偽	
孟 子	全 真	見	存
董仲舒 <small>今所傳春秋繁露全前與後漢志已佚多</small>	部分真附	書	
孫卿子	依託	存	已
賈誼 <small>似誼撰改</small>	依託	存	
晏子	遺說可輯者	有遺篇	佚
曾子 <small>戰國末或初依託</small>	全佚者	原佚而後人偽託或補竄者	
子思	景子	而後人	本志無
漆雕子 <small>似附廣間</small>	偽造者	而後人	
必子	六韜	而後人	本志無
世子	周史六政	而後人	
魏文侯	周法	而後人	本志無
李克	河周制	而後人	
公孫尼子	調言	而後人	本志無
寧越	功議	而後人	
王孫子	公孫周	而後人	本志無
孔叢子	六韜	而後人	
陸賈	六韜	而後人	本志無
孔叢子	六韜	而後人	

家

者

新序

說苑

列女傳

劉向所序
四種之三

太玄

法言

箴言

揚雄所序
四種之三

李氏春秋

董子

魯仲連子

劉敬

賈山

河間獻王

對上下三

雍寬

倪寬

終軍

吾丘壽王

莊助

羊子

侯子

徐子

平原君

虞氏春秋

高祖傳

孝文傳

孔臧

虞丘說

臣彭

鈞盾宄從

李步昌

儒家言

世說

劉向所序
四種之一

【附】漢志諸子略各書亦依此例

家	道	流
	老子 <small>原書存但 本志不別 著錄</small>	
	莊子 <small>內篇全真 外篇雜篇 有寶附</small>	
	管子 <small>戰國末 依託</small>	
鄭長者	田子 老子 兵	伊尹 <small>依託 太公謀言</small>
王狄子	經說 老子徐氏 經說 老子傅氏	辛甲 老子隣氏 經傳
老成子	劉向說 關尹子 列子	鶡子 <small>原書想已 依託今傳 者全偽</small>
蠅子	僞 唐以後人	陰符經 <small>陰符當在 太公謀中 今本全偽</small>
老成子	僞 莊子 人名 唐以 其	亢倉子

樂

揚雄所序
四種之一

陰	沈者
<p>鄒 章 宋司星子 子</p>	
<p>始 公橋生終 公孫發</p>	<p>黔囊子 宮孫子 周訓 書帝四經 黃帝銘 黃帝君臣 雜黃帝 力牧 孫子 捷子 曹羽 郎中嬰齊 道家言</p>

〔附〕漢志諸子略各書存佚真偽表

陽 家 者 流	法
	韓子 第一篇 饋
	商君 殿國末
鄒子終始 南公 容成子 張蒼	李 申子
乘丘子 杜文公 黃帝泰素 鄒爽子 閻丘子 馮促 將鉅子 五曹官制 周伯 衛侯官 子長天下 忠臣 公孫渾邪 雜陰陽	處子 游棣子

從	流者家墨	流者家名	流者家
	墨子 <small>內三四篇 有重亂疾 跡</small>	公孫龍子 <small>論缺且有 專附</small>	入
		尹文子 <small>似劉向 依託</small>	依託
張蘇子	胡非子 隨巢子 田俅子 尹佚子	惠子	慎子 <small>恐依託 近出一本 金偽</small>
龐涓子		成公主 黃公 毛公	燕十事 法家言
		鄧析子 <small>原書已偽 託今本並 魏晉後偽</small>	
鬼谷子			
唐以後偽			

橫 家 者 流

雜 家

呂氏春秋
淮南內

闕子
蒯子
鄒陽
主父偃
徐樂
莊安

由余
尉繚子
今存之本
恐是兵家
尉繚
尸子
東方朔
伯象先生

秦零陵令
信
待詔金馬
聊蒼

孔甲盤盂
大命
皆依託
五子
子
恐依託
子
淮南外
荆軻論
吳子
公孫尼

於陵子
明人偽

小	流 者 家 農	流 若
宋 師 青 子 曠 史 子 子	汜 趙 尹 勝 都 之 尉	
周 鸛 伊 子 尹 考 說	蔡 王 董 宰 野 神 癸 氏 安 氏 老 農 依託	雜 推 解 臣 對 博 家 雜 子 士 言 言 簿 說 臣 賢

〔附〕漢志諸子略各書存佚真偽表

合計	說 家 考 流
八十二家	
六家	
四家	
四十七家	
百零四家	務成子 天乙 黃帝說 封禪方說 待詔臣饒 心術 待詔臣安 成未典術 臣法周紀 虞行周說 百家
七家	
七	

書研究題目

宗教與學術思想同源，其說確否？

2 中國原始宗教之研究。

3 「禘」「郊」「祖」「宗」「報」「五祀」之意義安在？

4 「祖先崇拜」與中國民族文化相互之關係。

5 中國古代氏族社會之歷史的觀察。

6 「巫」「祝」「宗」「史」在中國古代學術上之地位。

7 中國學術思想之初期形態。

8 「史官」與「史學」之進展。

9 周初之封建制度與民族文化開拓之大勢。

10 詩書六藝在學術史上之價值。

11 儒家「均無貧」主義具體的意見之推測。

- 12 「大同」「小康」禮家思想與「太平」「昇平世」之春秋大義，因何發生？
- 13 堯舜禪讓湯武征誅之政治的認識。
- 14 「推愛」與「兼愛」。
- 15 勞心勞力辯。
- 16 孟子以楊墨爲無君無父，其意何居？
- 17 墨學之系統的研究及其社會思想。
- 18 孟荀論性異同之比較。
- 19 儒墨道三家對於天道觀念之遷變，
- 20 老子之宇宙觀。
- 21 孔子知其不可而爲與老子無爲而無不爲之旨有無異同？
- 22 「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解。
- 23 安命與非命。

- 24 「古今異俗新故異備」說。
- 25 史記以老莊中韓同傳，何故？
- 26 莊子天下篇諸子考。
- 27 荀子非十二子新釋。
- 28 淮南要略論諸子學術發生之原因均出於時世之需要，與班固諸子出於王官之說不同，孰得其義？
- 29 評太史談論六家要旨。
- 30 六家十家諸子分合先後異同考。

